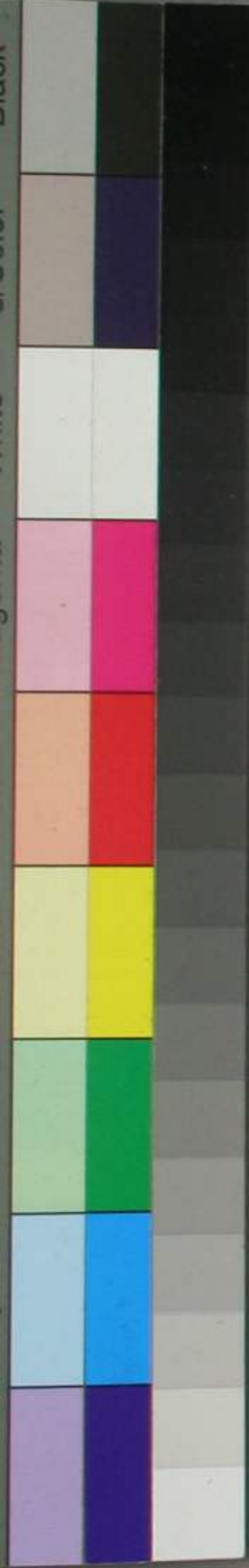


古今治平略

保1  
5071  
25-24





門牌  
號 5071  
卷 25-24

古今圖書集成

國朝駁夷

卷三十一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二



豫章

朱健子強父著

弟朱徽子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鼎揚父較

馭夷篇

下

國朝馭夷

高皇帝受命廓清四海東南底定元年命太師北  
伐既克燕都元主遁出塞居開平蓋自是百餘年腥  
穢之氣汎掃無餘而堯禹舊服始大歸一統矣然遺



孽竄居沙漠離合嘯聚。叛服靡常。明年進克開平。元  
主奔應昌。三年元主殂。我師復克應昌。獲天子璽寶。  
圭冊并其孫買的理八刺及后妃諸王以來而太子  
愛猷識理達剌宵跳身遁。於是追謚故元主爲順帝。  
以順天命北避故也。封買的里八刺爲崇禮侯。而愛  
猷自帝於虜中。五年春。命大將軍達出大同趨河  
林。征西將軍勝出臨洮。攻甘肅。征討將軍文忠出北  
平。攻上都。分道出擊。胡大將軍以運阻完師。還勝取  
甘肅。文忠擣應昌。馳薄土刺河。戰疾力窮。騁海而還。

久之遣崇禮侯北歸。時愛猷殂。次子脫古思帖木兒  
立。丞相驢兒哈刺章蠻子及國公脫火赤平章乃兒  
不花等數寇塞。十四年大將軍達率諸將討之。至北  
河襲灰山大克獲。而返而納哈出猶據金山寇遼東。  
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也。大將軍克燕時獲之。  
上待之如子。然居恒不樂。遣之歸。納哈出因聚衆至  
二十萬。輜畜饒於虜。主宋國公勝率諸將往擊之。抵  
金山。招諭弗聽。進兵逼其營。納哈出遣使陽納欵覘  
我師。勝遣永昌侯玉往受降。納哈出見玉至。喜與飲。



古今通纂 卷三十二  
酒歡甚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君服此我乃飲納  
哈出不肯服玉亦持不飲爭之急納哈出怒取酒澆  
地顧左右咄咄語欲脫去時鄭國公常茂爲輔行茂  
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納哈出牽  
其臂不得去遂擁以來時納哈出所部將士尚二十  
餘萬在松花江北聞之大驚潰勝急遣降者觀童前  
往諭降其衆而還遂班師納哈出至都下封海西侯  
二十一年永昌侯玉克大將軍出大寧北擊虜進抵  
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兒在捕魚海兼程進去海四

十里而軍不見虜欲還副將王弼曰將軍提十萬師  
入虜地勞費甚而不見虜自還何所藉手見主上  
乎玉乃令諸軍穴地而覘母令虜見煙火乘夜疾抵  
海乃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里亟薄之會大風揚  
沙晝晦虜不意我師猝至則大驚急與其太子天保  
奴從十餘騎跳身遁玉追之不及獲其小子地保奴  
等及妃主官酋輜重而還脫古思帖木兒旣遁免欲  
往和林依丞相咬任行至土刺河爲其臣也速迭兒  
襲殺部落潰散餘黨捏怯來等尋聽招諭以衆降於



是虜益衰終 高皇帝世裔息遠遁不敢大為寇  
而 上亦大建諸王藩北邊 璽書時下惟詰戎制  
虜為務虜自脫古殺後諸大臣立坤帖木為可汗猛  
哥帖木兒為瓦刺王 建文三年坤帖木兒死鬼力  
赤立為可汗乃去國號復稱韃靼獨所部大酋猶稍  
稍仍漢官名 永樂初 上書諭鬼赤力可汗令通  
好不報四年復以書 諭之亦不報久之鬼赤力以  
非元裔眾不附而弑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  
帝後本雅失里而北立為可汗而先時其強臣猛哥

帖木兒者據瓦刺死而眾分為三日馬哈木曰太平  
曰把秃孛羅不肯與可汗朝貢因上表貢珍異請封  
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秃孛羅安樂  
王復 遣給事中郭驥使可汗 諭通好虜殺驥不  
報 上遣淇國公福統五將軍出塞擊之 諭福曰  
本雅失理逆天道羈信使故命爾徂征爾必戒之出  
開平而北即不見虜必時時如對敵日夜嚴斥望即  
遇虜設奇奮擊毋輕敵不得便即止毋為虜所紿福  
出塞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遂乘



勝渡河獲虜尚書一人飲之酒問可汗安在尚書言  
可汗聞大軍至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可疾  
馳擊擒此虜矣時大軍未集諸將皆以爲此証我不  
可信不聽令虜尚書爲鄉導徑前薄虜營虜佯敗欲  
致我令深入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李遠泣諫曰將軍  
輕信鐸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徂我也將退欲乘  
我進且覆我微疲極取我耳將軍獨不念行時上  
勅諄戒乎計獨宜結營陳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  
挑之夜多燃炬鳴砲張軍聲使虜人莫測一二日大

軍至并力畢擊之何不克也卽不然得全師而還足  
矣武城侯聰亦力言福不聽馳馬揮士卒直前進薄  
虜諸將不得已從之而五將軍之師皆敗沒上聞  
之震怒念虜不大創不靖也欲務其庭種滅之乃  
召諸將議親征第患道遠轉餉難尚書原吉議用武  
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過十日請築  
一城貯之畱軍守再十日又如之庶濟師上曰善  
如其計名所築城曰殺胡曰平胡八年春三月發  
京師大閱於鳴鑾鎮出塞至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



可食軍苦渴。上默禱而泉沛出。賜名神應泉。夏四月次灤海。五月至幹難河。幹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理率衆戰大敗。絕迹遁虜酋阿魯台請納款。且請得并女直諸番。以內附。侍臣多請許之。學士黃淮曰：虜狼子野心，散則易制，使得并爲一，則勢專難圖，殆不可聽也。上太息曰：淮如立馬高岡，無遠不見，他人平地見止目前耳。乃不許。平大破之，靜虜鎮於玄石坡。勒銘焉。於禽胡山勒銘焉。於清泉流勒銘焉。乃班師。秋七月還京。是役也。士乏饑。上命

以御膳所儲給三軍軍食。已乃食次開平張宴。大酺將士士酺已。乃肉食。蓋恩念如此。時阿魯台與本雅失里君臣已各部而居。明年瓦刺馬哈木等乘本雅失理弱滅之。阿魯台窮蹙南保塞乞降。上曰：虜黠謾難信。然天地之仁。主覆育奚擇哉。遂納貢使封阿魯台爲和寧王。瓦刺貢使遂不至。十二年。上親征。皇太孫從。夏六月次撒里怯兒江。遇虜與戰。斬首數十人。上度虜且大至。申令嚴備。馬哈木等果掃境來戰。見我師整頓山巔不敢發。上令騎挑之。虜奮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迎大敗追至土刺河遁暮還營班師至飲馬河阿魯  
台使其大酋以下來朝會明年瓦刺復請降貢馬謝  
罪未幾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爲順寧王阿魯台恚  
忿遂叛入寇興和 上銳意親征 召問兵部尚書  
方賓賓言餉不足未可興師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原  
吉對如賓語加切 上不懌 令原吉往視開平餉  
適刑部尚書吳中入對復如賓 上益怒建原吉及  
中繫掖庭獄賓自殺遂 命英國公張輔偕六卿議  
餽運凡運糧三十七萬石 駕遂發五月次隰寧大

閱將士製平胡三曲使士歌之踰月至威遠川報虜  
攻萬全諸將請分兵擊之 上曰此欲牽我耳吾兵  
鼓行而前虜自救不暇何暇攻我哉七月進次殺胡  
原獲虜部下言阿魯台聞兵出其母妻詈曰 明星  
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吾屬何  
辜今虜矣阿魯台遂棄其輜重於濶濼海側而身與  
其孥北走 上命焚其輜重收其馬駝牛羊遂班師  
曰虜患驅之足矣吾不欲黷武也顧謂諸將阿魯台  
敢爲悖逆者以兀良哈爲之羽翼也馳兵蕩其巢而



還時阿魯台已弒其王本雅失里而自立至是本雅  
失里妻率其屬來朝二十一年秋七月上出塞次  
萬全不見虜而還冬韃靼王子也先土于率部落妻  
子來歸封爲忠勇賜姓名金忠金忠屢言阿魯台弒  
主虐人違天逆命當誅也願捐軀爲士卒先上曰  
而休矣兵數動卽朕猶厭之况下人乎吾欲自戢也  
忠曰如邊人荼毒何上曰卿意固善然事須有名  
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之二十二年開平將奏虜  
入盜邊乃親征大學士榮幼孜從次開平虜遠遁

上夢神言上帝好生者再乃遣使諭虜令自歸

乃班師次榆木川而崩文皇帝凡五出漠北三

犁虜庭中外勞費計臣凜凜虞乏軍興而虜緣大創

本雅失里妻率屬來朝瓦剌襲封爵稱外臣阿魯台

後亦奉貢謹邊境少事矣宣德三年秋上親巡

邊大破兀良哈五年春以陽武侯祿議棄開平移城

獨石始文皇帝世旣棄興和及大寧至是開平

復失宣遼道絕虜益迫內地而阿魯台瓦剌時相攻

兵拏不解嗣時脫歡愈強稍併賢義安樂之衆悉擊



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行  
求元後脫脫不花王爲主以阿魯台衆歸之 正統  
初脫歡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太師者虜握兵大  
酋號也是時虜衆皆服屬也先脫脫不花徒以元裔  
名爲君不相臨制顧妻也先姊以爲歡君臣並貢我  
亦各賜 勅答其意賞資金帛甚厚又漸驕桀不恭  
貢使初止三五十人後乃百人最後至三千餘人屢  
賜 勅戒約毋過三百人不聽我濡忍納之使者亦  
暴橫往來殺掠道路恣要索稍不厭輒造釁端虜所

請財物亦歲歲增至中國所無者我不能應虜顧益  
誘雜夷與其使偕九邊騷驛公私耗費又攻哈密執  
其王母掠沙州破兀良哈至脅誘朝鮮邊將皆知其  
必爲寇屢疏 聞勅戒防禦而已不能絕也故事瓦  
刺使歸我使送至其地因畱明歲與俱來使者往往  
以好語媚虜見也先奏胡樂則曰是安能及中國女  
伎耶吾他日來且請以賜若也先喜因爲其子請婚  
使陽應曰諾已謾之曰吾爲若奏 上報許矣也先  
乃大喜以得婚中國誇諸酋十四年春大貢馬爲聘



朝廷曾未之知也所答 詔語不及婚則大愧怒七月遂盡發其種落犯諸邊脫脫不花王冠遼東知院阿刺寇宣府也先自寇大同至猫兒庄偏將吳浩戰死羽檄紛至奄王振用事顧日喜欲怙中國威重壓虜主親征廷臣伏 闕爭之不能得踰二日 駕遂行 命郟王居守太師英國公輔等從軍事一聽振至宣府天大雷雨以風群臣請止師振怒俱令畧陣進次鷄鳴山衆恐懼振威顧益張成國公勇等有所請事皆膝行尚書王佐郟莖失振意罰跪草中竟日

乃解振日督進師虜漸退伏塞外誘我欽天監正彭德清語振虜勢如此脫更進致疎虞奈 萬乘何學士曹鼐亦力諫振皆不聽八月至大同奄敬密告振前行正隲虜計振乃議旋師諸將皆言宜從紫荆入振顧欲邀 上至蔚州幸其第已復虞踪其鄉轉向宣府再越日乃發西寧侯宋晟武進伯朱冕與虜戰陽和口敗沒謀報虜踵襲我使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敗沒成國公勇永順伯綬以四萬人繼往盡沒克忠綬與虜戰皆力士卒盡克忠猶下馬跪射矢盡猶刺



殺數十人與弟克勤皆死獨子瑾脫歸綬兵盡以空  
 弓擊虜虜怒支解之次日至土木議入保懷來振顧  
 私重不肯行遂止營地高無水師困甚欲移營以虜  
 迫復止虜偽退營動虜乘之我師大潰英國公輔尚  
 書佐學士龜等皆死喪士卒數十萬緇重盡為虜得  
 上北狩報至 京師震駭 廷臣聚議戰守所宜侍  
 講徐理依占象倡南遷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也  
 請集勤王兵死守學士陳循曰侍郎言是眾和之顧  
 皇太后尚遲疑奄李永昌極言南宋事可鑒持守議

益力 皇太后悟勅 郕王監國晉謙兵部尚書任  
 以事虜奉 上至大同守將劉安郭登伏謁 上命  
 稍出錢犒虜 諭登固守毋受虜欺軍校袁彬沒虜  
 得侍 上登遣人語彬欲奉 上乘間入城彬以聞  
 上曰我命在天慎毋蹈險第語安報 皇太后朕在  
 虜中無恙亟具金帛迎歸耳安聞諸 朝 王詰責  
 安此虜詐爾何輕聽後勿復爾 上遂由大同出塞  
 居也先弟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俯伏跪拜執臣禮甚  
 恭九月 王即 皇帝位尊 上為太皇巡撫都御



史朱鑑具陳禦虜方略首請罷奄監軍 帝嘉納之  
 逮奄敬下獄敬監大同軍與虜通歲造鐵鍬私遺虜  
 陽和口之戰敬撓軍故敗至是逃還京論罪坐死  
 詔禁錮之十月也先使人來議和還 車駕 賜勅  
 答之數日自大同入犯紫荆擁 上皇南從間道攻  
 闕破之都御史孫祥死進簿都城宣言索大臣王直  
 胡濙于謙等出迎 駕衆知虜詐不出于是以通政  
 叅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充九卿如虜師朝 上皇  
 也先謂爾等皆小官亟令直等來 上皇密 諭復

榮彼無善意宜亟歸是日虜焚三 陵殿寢門游騎  
 四出掠下邑 朝議欲鍵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謙  
 曰不有戰何以守乃親擐甲先將士出反闔德勝門  
 而軍示士卒必死燔城外積芻毋資虜詞知 上皇  
 駕移遠虜營乃發礮擊虜死者以萬計總兵石亨力  
 戰彰義門又敗之都督孫鏗王通合擊又敗之虜勢  
 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榜各門募蕃漢軍能  
 擒斬也先首獻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內懼逡巡遁  
 而使使來言欲還 上皇請罷兵 詔報之是日伯



顏帖木兒奉 上皇駕出紫荆關石亨躡虜大破之  
於清風店昌平伯楊洪都督孫鏗范廣陶瑾等分道  
捕畿內餘寇破逐之 上皇駕出塞脫脫不花王遣  
使來貢大臣請禮其使以間也先從之始也先土木  
之勝意輕中國且挾 上皇為重質邀索無已尚書  
謙○颺○言○社○稷○為○重○君○為○輕○以○塞○虜○望○而○先○是○虜○過○大  
同○帥○郭○登○亦○登○城○告○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  
虜既失所挾又見中國全盛城池深固人心憤懣稍  
稍悔禍事 上皇愈益恭奉居得知院營前數日輒

設宴妻妾行酒身自彈虎撥思兒踏曲以佐歡 上  
皇雖狩虜意氣故自如未嘗有所降下虜時望見所  
居帳夜有光龍文交騰雨雪不凝大驚異大酋咸頓  
首伏謁稱中國 聖人也先數薦女弟侍 上皇固  
却之愈敬報謀奉 駕歸矣 景泰元年春誅逆奄  
喜寧喜寧者胡種也降虜見親信日導虜入寇虜薄  
都城及邀大臣迎駕皆其謀 上皇患之計不誅寧  
虜不靖乃 命袁彬請也先遣之至京軍校高瑊與  
俱密繫書蓋肘令邊將計擒之至宣府被獲械赴京



古今通纂卷三十一  
伏誅。上皇聞寧擒大喜，謂南歸有日矣。虜既失寧，無與導謀，益衰息。然遲我，上皇徘徊塞上，入掠雲中。上谷間，我使久絕，其眾心携也。先欲覲和，耻屈意。陰使知院爲書遣叅政完者脫歡來，具言欲和不得。報且入寇，乃詔報虜必盡出塞，乃可和。不然不惜戰也。已而完者脫歡復來請也。先使亦至，遂遣禮部侍郎李賓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完者報使，并問上皇起居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問：三宮安否？將來何物實頓首言：本以通問來，無所將。上

皇曰：此細故，不足論。卿第歸語朝廷圖迎我歸守陵墓足矣也。先語實我留。皇帝無以爲數，請迎歸。不報何也？實反覆曉譬欲奉迎也。先言汝修通問耳。何遽言迎？其亟遣大臣來。大臣朝至，駕夕發實歸。具言之而脫脫不花亦遣使來議和。於是又遣都御史楊善右侍郎趙榮使虜，使指不及迎。廷臣累請如實言，更遣使。帝終不許。善至也，先爲言南北和好久，奈何拘我使？臣減賞賜自生。端善曰：爾父在先朝貢使，不過數人，寡求請所以能長好。爾使且三



千人間有好中國法潛逃非我拘留賞賜第覈其虛者何言滅也也先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善度也先意稍動因言太師爾忘明皇帝之恩乎而以小人之言失累世歡天道好生爾好殺宜早戢兵毋逆天生也先曰者者因問皇帝歸更踐阼否善曰天位已定不可易也也先曰堯舜禪受何如善曰上皇以兄傳弟正法堯舜耳也先不能難第言汝迎天子將何物善曰吾以賄來太師其將被此名也無賄而有令名何利如之也先大然之其日引善見上

皇遂設晏餞自彈琵琶妻妾前觴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坐善乃坐仍起周旋也先嘖嘖美有禮次日伯顏帖木兒餞次日駕行也先築臺設上皇座率眾拜辭復自送數十里慟哭辭去八月駕抵京居于南宮蓋是時中國全盛主德無關一戰而六師大覆乘輿北狩固亘古未有賴景帝立而天下有君少保忠畧措勝于廊廟未踰年而上皇旋軫天下晏如民忘其敗亦亘古所未有也既而也先來貢馬詔報之二年也先強盛欲爲可汗



劫掠脫脫不花不花大窘尚書謙侯亨言虜內相讐  
殺乞出兵討之以復讐 上不許也先久之竟攻敗  
不花遣人來獻捷且乞 命使通往下廷議言官以  
爲虜懷窺伺宜絕勿報使執政以爲難兵部尚書謙  
曰臣職本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卽當行天誅使事  
臣不敢知 制曰使勿遣賜 勅諭之仍 勅諸邊  
練兵爲防當是時也先使每至 京幾千人出入驕  
恣毆守衛掠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稍約束卽彎  
弓相向又貢使在 朝猶入塞捕掠將官欲請勦又

以通好故恐啟隙不欲與戰虜益驕東結朶顏西交  
哈密脇結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已而也先弒其王  
而自立來貢稱大元田盛可汗田盛者華言天聖也  
下其書禮官會議科臣林聰言也先不敢輒稱可汗  
使覘中國若輒從其稱長縱逆賊仍其故號激怒犬  
羊乞 勅其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夷之分順逆吉凶  
之道庶不失國體便刑科給事中徐正乞賜也先  
勅曉以天命禍福成敗之理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  
罪致討安遠侯柳溥言也先弒篡所謂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誅者。若從其偽稱，是與其弑主也。答書宜仍稱瓦剌太師，抑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卽興師致討。并下廷議，議言自古王者不治夷狄也。先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朝廷答賜，勅書宜稱爲瓦剌可汗，稱示羈縻便。上又下禮部議儀制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爲夷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爲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爲天可汗，乃其世傳可稱名，猶近正也。先弑主僭稱名，實大舛。今若

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爲可汗，誇示群酋，群酋畏服，無復携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慚怨，益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賜勅封爲敬順王，或稱爲瓦剌王。便詔稱瓦剌可汗，而勅文武大臣條備邊長策以聞。自是稍出入東西塞上，爲寇不復深入也。先新立，恐諸部不從，亦與中朝通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虜費，亦不下百萬計。天順初年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繼也。先爲太師言於也。先日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



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爲太師哈刺怒欲叛也先也先荒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忌哈刺聞哈刺且叛益怒欲攻哈刺恐不勝乃召哈刺子飲酒酒中飲之鵝哈刺子嘔吐覺走出不能行嚙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刺哈刺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刺畏已防稍解哈刺伏衆伺也先出獵襲也先也先倉皇戰敗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通哈刺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

其爲也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殺之諸部遂分散而孛來癩王子爲雄哈刺旣殺也先孛來尋殺哈刺而立小王子爲可汗小王子之名始此莫知其所自起也未幾孛來自弑其主小王子數來近邊求索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輔臣李賢謂亡國之物不足爲貴莫若遣通事賫賞與之於是遣都督馬政往二年孛來寇陝西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御史劉濬劾之溥行賄得釋濬謫官已而虜大熾關中震動乃召溥還奪太傅冬復寇延綏守將張



欽連戰敗之。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時孛來毛里孩阿羅出，索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四年八月，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鋒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李賢請稍出駐京軍於紫荆，倒馬二關。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上曰：緩不

及事徒勞，人馬駢闕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虜已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三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以不恐，虜尋亦引去。九月，寧夏總兵張大破虜於東壩。十一月，寇莊浪，都御史芮釗率兵禦之。五年，寇河西涼州莊浪一帶，圍困城堡，日久不退。總兵仇廉領兵過河，欲與莊浪合，被虜截殺，虜益猖獗。過河搶掠，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于是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爲總兵官，率京營兵萬



七千山東兵六萬西征會曹欽反不果行河西羽書  
紛至李賢乃薦侍郎白圭舊都御史王竑分道禦之  
虜已得大利去遂班師秋索來三上書求款 廷議  
請遣使撫 諭乃命指揮詹昇賚 勅諭毋爲邊患  
使來賞 賜朕不爾各冬孛來遣納阿出等隨昇來  
報命且請從陝西入從之未幾復糾毛里孩入河西  
賜 詔責讓令貢道仍由大同毋趨陝明年使至大  
同 詔守將彰武伯楊信虜名首其心叵測且有三  
千人伺塞下宜善爲備仍 勅虜使察占毋多挾人

來畱其餘塞下官餼之聽與邊人交易孛來上書言  
已爲諸部長賞賜不宜等諸部禮部言孛來賜視諸  
部太濫獨其君小王子與之同虜貪且蔑君臣分以  
此怏怏宜稍塞其意 詔增幣一襲未幾孛來稍衰  
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諸酋相繼奮威爲邊患而少  
師猛可與孛來相仇殺立脫思爲主虜中言脫思故  
小王子從兄也于是毛里孩孛羅忽阿羅出三酋始  
入套爭水草不相能孛羅忽結毛里孩阿羅出結  
加思蘭各樹黨相攻出没河套中虜加思蘭者亦虜



別部居哈密北山。天順末始盛。侵掠哈密。雄視諸番。我因其貢。羈縻之。竟東渡河。與虜合。我漢人被虜。及罪人走塞外者。爲之鄉導。遂爲邊境剝膚之害。成化元年入榆林。二年入延綏。警報無時。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倩陝西河南軍民。或借運。或借撥。或羅買。或豫徵。多方整理。軍民大困。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

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豫處請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庶幾有備無患。于是兵書王復及都同孫繼宗等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算。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宣撫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



信既召還，可以修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乃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會毛里孩侵大同，陽求貢而罷。明年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謹邊備。毛里孩因不得貢，渡河東侵大同。廷議楊信兵少，不足制虜。于是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胡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詔永駐軍代州。先是毛里孩已攻殺孛來弒其可汗脫思虜，更立可汗毛里孩，復弒之，并逐少師。

阿羅出自稱黃芩王，別酋孛魯乃稱齊王，並遣使貢。而瓦剌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兒者亦來貢。使者顧挾兀良哈夷由喜峯口入，故事宴勞北使優于他夷。至是，以其混兀良哈使來，且入喜峯口，非制，乃以夷使禮禮之。虜使恚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禮部言阿失帖木兒兩月間使進貢者二，又不循故道，迨其結各虜徑近狎，至以窺邊，宜遏絕其奸。於是賜勅令遣使無過三四十人，仍從大同入。瓦剌自也先死後，數歲戢，至是復稍張。與毛里孩諸



酋拿兵爭雄長諸酋亦坐是不得并力於我四年乃有滿四之變

滿四本名俊故元平涼萬戶把丹之孫也國初虜降者皆處以邊地謂之上達俊處涼州三埜溝號滿家營有衆數千人以畜牧射獵爲生天順末字來毛里孩內侵滿四與其黨有北徙意乘時劫掠藏軍通事覺上官捕之急會叅將劉清守備馮傑復逼索各土達賄物土達成怨之滿四遂糾衆據石城反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千仞西山頂平可容數

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巡撫遣指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大潰遠近震駭事聞命陝西巡撫陳介總兵寧遠伯任壽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巡撫王銳叅將胡禮各統所部合兵三萬討之寧夏兵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至麾兵直薄石城軍士勞困爲賊所襲官軍不支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朝命械介壽等赴京乃命都督劉玉總兵都御史項忠督師與巡撫都御史爲文升合勦賊聞朝廷



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官軍居固原分兵爲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羗伯毛忠恃勇自領驍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我軍遽退忠卽陣斬一千戶以徇衆乃定遠近聞毛忠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武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闕隘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慧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且壯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

功今殆類此乃不俟援師至卽以師據賊水草道于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饑渴勢日困朝廷惟慮我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卽上疏謂京城軍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乘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成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三急報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日事急



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黨○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慮○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群○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

至是見勢不可爲夜潛詣軍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回塞擒滿四來獻虎狸請以誘其出戰因而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伏誅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伏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畧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



○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

時吏科左給事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土達于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于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况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

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部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煙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日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



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眾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畧欲守則飾兵力毋祇憑文移致誤大計 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 勅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下 廷議六年阿羅出糾兀良哈寇延慶 命撫寧侯朱永爲平虜將軍都御史王越督師往延綏禦虜永至邊以捷 聞論功越等俱陞賞永世侯而虜據套自如邊郡大擾七年二月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

退議戰守二策其畧曰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爲今之計宜于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饋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治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爲守禦以圖萬全 上從之冬 召朱



永還以邊事委王越及總兵許寧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時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盛往議方畧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上從之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爲邊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師以彰武伯楊信爲總制搜勦之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地廣土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

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旣而楊信亦請三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八年二月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葉盛至日卽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上令成與越等計議以聞三月王越言延



古  
今  
通  
纂  
卷  
三  
十  
二  
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議方畧仍畱駐朔州  
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鎮稍寧且士卒衣裝盡  
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  
因諭越與盛還京乃圭復請集廷議言套虜不  
驅邊患無已第邊兵多而無統是以屢劾宜擇遣大  
將付以闡外得專事虜于是以武靖侯趙輔為平虜  
將軍悉部署諸路王越仍督師五月巡撫延綏余子  
俊奏虜賊擁衆河套日急一日已嚴兵相幾戰守謹  
以各邊謀報上聞上曰邊事日急其令趙輔王

越刻日啓行虜大入延慶輔不能禦未幾稱疾召  
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未至虜相繼掠固原延寧  
諸處邊臣屢疏聞詔讓輔越玩寇罪巡撫余子  
俊建議埤山築牆設墩臺砦堡以制虜從之虜自是  
不敢入延綏毛里孩孛魯乃阿羅出三酋亦稍衰敗  
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訛加思蘭為太師九年滿  
魯都與孛羅忽並寇韋州總督王越偵知虜盡行老  
弱巢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選精  
騎萬餘自塞齋七日糧盡伏夜行每二舍輒伏兵百



人○使○休○以○待○事○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縱○火○焚○其○帳○  
而○萬○騎○齊○躁○之○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牛○羊○器○械○  
無○算○虜○巢○穴○諸○畜○產○畢○盡○虜○聞○自○外○疾○走○還○則○廬○帳○  
皆○燼○相○向○慟○哭○悉○力○追○我○師○越○結○陣○徐○行○殿○者○陽○與○  
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發○掩○擊○大○破○之○虜○志○猶○未○  
解○再○鬪○再○遇○伏○乃○大○慟○渡○河○遯○虜○自○據○套○以○來○無○歲○  
不○深○入○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誰○何○徼○  
所○遺○老○弱○及○殺○吾○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遣○大○將○朱○永○  
趙○輔○劉○聚○出○師○大○抵○效○邊○將○故○習○虜○益○橫○內○地○且○自○

危○用○事○者○始○議○搜○套○聚○兵○八○萬○糜○資○儲○無○算○頻○歲○師○  
不○出○至○是○捷○虜○內○失○其○孥○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  
弭○已○復○稍○稍○東○寇○宣○大○遼○東○誘○兀○良○哈○為○導○十○一○年○  
秋○滿○魯○都○朮○加○思○蘭○並○遣○使○貢○未○幾○復○相○讐○殺○始○朮○  
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為○可○汗○恐○衆○不○服○謀○殺○  
滿○魯○都○而○立○幹○赤○來○為○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幹○赤○來○  
朮○加○思○蘭○匿○不○與○遂○攻○逐○滿○魯○都○併○有○孛○羅○忽○之○衆○  
滿○魯○都○部○酋○脫○羅○于○亦○思○馬○因○復○攻○殺○朮○加○思○蘭○亦○  
思○馬○因○稱○太○師○自○朮○加○思○蘭○死○虜○數○歲○稀○入○寇○大○瑞○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汪直恃寵喜事數握兵徼戰伐功王越朱永附和之  
諸大臣心知其非不敢爭十六年春邊報至遂命  
永爲征虜將軍直與越俱督師出塞捕虜先是永征  
建州越不與以爲恨至是越聞套虜有居威寧海子  
者給永由他道身與直率輕騎乘雨雪襲擊之斬首  
四百餘級擒百七十餘人班師論功封越威寧伯越  
有智畧其用兵能以奇取勝徒以附直故爲世所訾  
是後屢與直奉命出師十八年春禦虜于延綏小  
捷賞賚甚衆虜亦益盜邊不休明年夏入大同諸堡

殺掠人畜百萬守將許寧以捷聞虜旣得利長驅  
入順聖川散掠蔚朔諸州烽火徹于圻內宣府巡撫  
秦紘總兵周玉力戰却之虜去輒復來至成化末  
無寧歲成化間北虜大抵瓦刺爲強小王子次之  
二種反復相殘並陰結朵顏伺我塞下卽貢馬二種  
亦相繼往來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  
不能久畱內地未幾滿魯都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  
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于屢遣人貢馬  
弘治元年小王子奉書求貢詞稍慢自稱大元大可



汗下 廷議英國公張懋等言虜僭名號自其故態  
先朝亦嘗爲寬假宜令守臣納其使從之是年把禿  
猛可死阿反立其弟伯顏猛可爲可汗虜中以太師  
官最尊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而伯顏猛  
可○及○其○酋○長○與○瓦○剌○酋○亦○遣○人○來○貢○時○馬○文○升○在○兵  
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  
知○進○進○疏○至○輒○允○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  
小○王○子○瓦○剌○二○種○聞○進○威○名○三○年○三○貢○每○貢○多○至○三  
千○人○少○不○下○二○千○皆○猶○兒○庄○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

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畱塞外者亦付與酒肉  
華人盜虜馬斬以殉以故虜奉約束惟謹大同宣府  
河○曲○稀○虜○患○異○成○化○時○矣○其○後○乃○有○火○篩○火○篩○脫  
羅干之子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劫諸部屢寇  
邊獲財畜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邊患復熾  
十年冬寇肅州巡撫吳珉不能禦以王越鎮陝節制  
諸軍越已奪爵起自田間明年秋越率師襲賀蘭山  
後虜破之明年虜寇榆林寧夏大同皆殺掠多明年  
春威遠遊擊將軍王杲敗績右叅將秦恭副總兵馬



昇逗畱不進皆論死其夏連寇大同總兵王璽等失  
亡多命平江伯陳銳及侍郎許進率師禦虜銳畏  
怯遇虜不敢戰嬰城自保罷還以保國公朱暉代之  
進亦致仕去虜猖獗甚京師戒嚴分遣文武大  
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荆倒馬白羊諸關以都  
御史史琳督師大同虜解去明年春迭入延綏守臣  
屢告急復命保國公暉都御史琳統諸路兵西禦  
虜奄苗達監軍暉行至河套襲虜斬三級驅牛畜數  
百歸賞賚有差廷臣屢言功薄不當賞報聞虜分

道掠固原寧夏諸邊輒從花馬池入西北大擾暉等  
不能禦都給事中屈伸疏劾之詔讓暉因召還  
以秦紘督師鎮陝紘至邊大治塹築堡虜稍靖八月  
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恭順  
侯吳瑾罷還京武侯鄭英代侍郎李燧督餉關中挖  
運邊城八郡大困自後虜入關隴輒由花馬池矣十  
五年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上以兵事屬中  
官苗達謀出兵圖之密言于上乃召兵部尚書  
劉大夏議大夏以爲不可上曰永樂間頻年出



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于 太宗  
奈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  
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况今之時又在丘福下不  
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 上乃悟曰善朕幾爲所誤  
事乃寢十七年夏六月歸正人報虜有異謀 上召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令譯審虜情因 諭以京軍當  
恤督將須得人健東陽頓首言 朝廷養兵衛畿輔  
而役煩多耗士氣非制宜釐其弊 上納之時 天  
子仁聖孜孜求治憤虜桀驁欲一創之會其秋虜入

大同殺墩軍 上遂 召健等議出師討虜曰墩軍  
皆吾赤子虜殺之不道宜問罪健對曰 皇上垂念  
赤子甚盛德然兵危事動調未可輕遷進曰邊事急  
京師居重馭輕爲尤急疲內以事外非完策也 上  
意猶未怠東陽曰大同險遠力可自支而潮河川去  
京師特一日而近今北虜與朵顏交通卽潮河川古  
北口當必有內間儻京軍出恐不無後憂且賊在大  
同未委所向令聲東擊西而我軍奔走從之此不戰  
自敝之道也 上曰虜驚甚不擊之不武卽未出宜



敕軍將備豫以需○皆頓首曰○備之善已○召兵尚書  
大夏○諭如初○大夏亦力言未可○上曰我○太  
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  
餉足兵強將士經百戰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  
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于法令非惟不能殺賊  
抑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  
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十八年九月  
虜入花馬池攻陷清水營起楊一清經畧陝西邊務

時○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協心體國○爲經久計○故議  
復河套一清寸畧足任○遂上經畧三疏一議守○守虜  
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一議攻○攻虜所必救○疏  
畧言善戰者必知分○分善守者必審常變○今此諸邊  
所患在兵多而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  
不乘○兵當各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  
知變○往往墮賊計中○將今沿邊至腹裏○分爲四路○以  
定邊興武營花馬池靈州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  
肅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



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涼  
一帶爲堂室行令總兵參遊分地駐劄聲勢連絡併  
力防禦分布既定謹斥埃據要害守水頭以待會寇  
始至謹勿與之爭鋒入城堡以避待其深入左右鎮  
襲踪而躡其後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虜所  
欲當則堅壁清野以老之使不得逞待其情歸然後  
以重兵衝其腹心出其後背晝則追鋒以絕其路夜  
則卸枚以劫其營以我西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  
利之賊必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又言虜自延綏大

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溢橫肆無忌有年所以今  
冬河凍必深入套自非撲搗巢穴陝西之患未有已  
也臣非不知往來戰守乃禦戎之常犁庭掃穴非聖  
王之得已然商高祖有鬼方之伐唐太宗有頡利之  
擒况河套本我內地而被據以爲巢此田中之禽利  
用搏執固非稱兵于陰山之窟濺血于不毛之地喜  
功好大者之所爲也今宜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於  
延綏中東二路任劄聽張安節制虜若止在套駐牧  
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如仍前深入



原擬中路邀截之兵固壘不動行令東路參遊部爲  
奇正列車爲家擇形便爲營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  
望以進搗之既近賊壘奮勇疾前衝其腹心捨其羸  
者而戮其壯狡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兵仍堅整  
嚴備不許輕動伺我兵還而虜稀突則或爲羽翼或  
爲後殿而霆擊之則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  
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回則  
殿後使有餘勇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孰決于此  
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 勅

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溢橫肆無忌有年所以今  
冬河凍必深入套自非撲搗巢穴陝西之患未有已  
也臣非不知往來戰守乃禦戎之常犁庭掃穴非聖  
王之得已然商高祖有鬼方之伐唐太宗有頡利之  
擒况河套本我內地而被據以爲巢此田中之禽利  
用搏執固非稱兵于陰山之窟濺血于不毛之地喜  
功好大者之所爲也今宜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於  
延綏中東二路任劄聽張安節制虜若止在套駐牧  
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如仍前深入



原擬中路邀截之兵固壘不動行令東路叅遊部爲  
奇正列車爲家擇形便爲營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  
望以進搗之既近賊壘奮勇疾前衝其腹心捨其羸  
者而戮其壯狡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兵仍堅整  
嚴備不許輕動伺我兵還而虜稀突則或爲羽翼或  
爲後殿而霆擊之則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  
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回則  
殿後使有餘勇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孰決于此  
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 勅

兵部詳議施行會 孝宗崩逆瑾專政一清得罪  
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卽有建白輒云修邊或曰進幾  
里扞虜或曰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奮虜日進自是  
從花馬池毀垣入掠隆德靜寧諸處再旬乃退關中  
大震三年 命兵部侍郎文貴開府督師貴所請度  
支金錢巨萬各修邊費然半輸劉瑾所虜殺掠男婦  
數千雜畜器械倍之莫誰何明年虜伏大眾于延綏  
塞下遣輕騎攻新興堡副總兵侯勛禦之伏起被圍  
會救至虜解去總督尚書才寬以捷 聞已又入花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馬池寬被誅時小王子與火篩讐殺火篩死復以他  
事怒其丞相亦不刺欲殺之亦不刺懼擁萬衆掠涼  
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奪其誥印諸番苦之西海自是  
始有虜別部阿爾禿斯與亦不刺合日與小王子尋  
兵敗則掠邊頻年深入殺掠慘于西陲亡失無算守  
臣輒以捷聞九年總制叢蘭告惡詔太監張永  
督宣大延綏兵都督白玉爲大將軍協蘭禦虜永等  
多挾人從請乞煩浩未出國門已費度支金錢十餘  
萬卒無功十年寇固原十一年寇榆林十二年入大

同屬上以遊幸至陽和親部署諸將總兵王勛等  
遇虜于應州爲所圍上督兵援之衆殊死戰虜稍  
却會暮收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引  
而西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晝晦上乃還是役也  
獲虜首十六級我軍死傷數百乘輿幾危七月虜  
入花馬池深入大掠秦隴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  
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刺弒阿爾倫遁入河西  
阿爾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  
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大營五日好陳察罕見日召



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五萬人卜赤居中屯牧五營還衛之又東有岡雷罕哈爾填三部岡雷部營一其酋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酋猛可不郎爾填部營一其酋可雷都三部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朶顏爲隣西有應紹不阿禿斯滿官嗔三部應紹不部營十日阿速曰哈刺嗔曰舍奴郎曰字來曰當刺兒罕曰失保嗔曰叭兒厥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塔不乃麻故屬亦不刺亦不刺遁西海去遂分散無幾惟哈刺嗔一營僅全阿爾禿斯部營七故

亦屬亦不刺今從吉囊合爲四營曰哮合廝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郎衆可七萬滿嗔部營八故屬火篩今從俺荅合爲六營曰多羅田土悶畏苦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刺三部衆可四萬吉囊俺荅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延寧宣大南有哈刺嗔部營一酋把荅罕奈衆可三萬哈連部營一酋失刺台吉衆可二萬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九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爲瓦刺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爲讐



諸虜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  
 十六年寇莊洮岷涼等處守臣告急巡按御史許翺  
 鳳以聞言虜勢日熾防禦日疎大臣坐食廩祿而  
 不展一籌將官惟務剝削而不發一矢廩藏空虛芻  
 糧匱乏軍令傷于姑息銳氣餒于侵牟遇虜入掠輒  
 嬰城自保聞虜造鉞鑿欲攻城堡請下戶工二部講  
 求良策勅鎮巡等官選集精銳剋期勦逐戶部擬  
 遣官一員昇以璽書關防專理糧餉兵部議請從之  
 報可嘉靖元年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秋

大同巡撫張文錦以鎮城孤懸迫虜築水口等五堡  
 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卒憚行參將賈鑑督之嚴叛  
 殺鑑及文錦多走出塞降虜明年屢入陝西諸寨殺  
 吏民亦不刺復駐牧賀蘭山後出沒擾邊詔楊一  
 清為總制一清議勦尚書金獻民議撫會王憲代一  
 清乃下憲議憲亦言逋虜不大創患無已勒所部待  
 師期詔憲慎防守毋輕出塞六年春虜連寇宣府  
 參將王經關山俱戰死其秋數萬騎入寧夏王憲督  
 總兵鄭卿杭雄拒却之斬首三百餘級明年春掠山



西其冬五萬騎掠宣府總兵趙瑛等拒却之已復大掠陽和至朔州指揮趙源戰死明年春數萬騎入寧夏塞杭雄禦之敗績遂由鎮羗入西海與亦不剌結親謀內犯時王瓊代憲益修邊虜稍却未幾召還唐龍代之十一年虜款延綏塞詔却之遂擁十萬騎入寇總制龍請許貢以紓患上曰虜負罪宜討大臣當戮力振國威乃取目前計縱虜耶龍連戰頗有斬獲虜以數萬騎渡河而西襲十兒孩大破之十兒孩者亦小王子部落遁入西海與亦不剌阿爾禿

廝共患邊者也明年秋虜窺大同塞總兵朱瑾議浚濠塹遏虜騎大同卒素慎瑾治軍嚴因是役遂亂攻殺瑾總督劉源清欲盡誅諸亂者卒愈囂嬰城叛遺小王子金幣女伎曰土中饒可帝勝沙漠也指代王宮曰以此爲那顏居小王子勒兵應之遊騎至應朔諸州旋解去亂亦隨定是時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餘萬多畜黃金犀毗稍厭兵其連歲深入蹂西北邊皆其別部酋曰吉囊曰俺荅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爲從父行其大父曰友顏哈有十一子次日塞那刺



有七子長吉囊次俺答皆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名  
襖兒都司直闕中俺答壁豐州灘直代雲中吉囊俺  
答合九子子各萬騎其弟老把都亦數萬騎壁張家  
口諸昆從百十皆有分地率盜邊自肥日益強盛名  
尊小王子不受其約束小王子亦徙壁東方直薊遼  
號曰土蠻異種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于三  
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苦  
之因合兵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專事我  
十三年春入延綏秋入花馬池掠固原殘安定會寧

二縣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禦之斬首二百餘級虜  
東犯大同十五年秋復入延綏總督劉天和督諸將  
禦之斬首百餘級明年秋入甘州大掠已分掠東西  
諸塞無寧日每入大率十萬少亦數千諸將莫能禦  
獨大同總兵梁震數以家丁劫虜有功虜畏之震死  
家丁多走降虜十九年入寇榆林破清平堡入米脂  
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數萬長驅而出總兵周尚文  
任兵清秋原虜退以捷告七月虜入宣化塞先是大  
同歸正人王三子言虜酋哈刺嗔紂俺答幾祿吉囊



青台吉赤台吉等十人禱旗瞭馬負十日食入塞北報至虜已過順聖川抵蔚州所過盡破關廂堡塞殺人盈野總兵白爵遇虜于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昌遇虜于馬連堡又敗虜留于宣府境內者幾兩月徐自出塞而巡撫楚書以却虜敘功擢賞有差時虜覘大同兵東援宣府遂乘虛寇大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先是大同叛卒盡走虜中虜擇便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爲僧道乞丐偵調我邊西至甘涼東入山東或入京師凡地里險易兵馬強弱撫鎮將領勇

怯利害盡走告虜酋吉囊俺答二酋分道入塞大同卒陰與虜約無掠我人畜我亦不闌汝虜喜指折箭以誓而去至是竟越大同抵鴈門度寧武入嵐靜交城掠殺人畜萬計遇大同卒以所掠輜重與之名買路錢大同撫臣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聞亦不問大同卒亦驕悍不用命宣武總兵白爵調援亦不肯戰虜益無顧忌且欲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聞講疏言八月六日達賊由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窰青屹峇侵



古今通纂 卷三十二  
至陽方邊接連狗兒澗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又  
入水口佛老觀灰泉梁溫等處深入省城西南十日  
與嵐交城平虜與汾州文水清源十數州縣封壤連  
接一望平原民皆村居曾無堡塞比之邊城萬萬不  
俾且各賊未遭剽劫延任腹裡數日不出人心驚惶  
禍變莫測後報聲息尤爲可駭我兵進退不滿八千  
大同援兵雖至大約一千五百遣人督戰觀望不前  
兵勢至此後將何支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  
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不早振舉必成大患乞下

廷臣集議更新弦轍兵部尚書張瓚不以爲然曰虜  
今且退何事張皇先是虜吉囊擁衆數萬由延綏西  
路定邊營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  
原城分兵西掠殺戮甚慘會大雨浹旬道濘虜騎不  
得逞弓矢盡膠陝西總兵魏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  
引旋至黑水苑延綏革任總兵周尚文盡銳攻之自  
巳至申凡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驍果  
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盡爲我軍所殲  
虜衆遂奪氣斂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臯復



選銳于鐵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衆是役也虜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三始出初至甚銳諸將莫撓其鋒乃深入內地縱橫擄掠既遇霖潦旋虜欲且饜顧惜輜重兼易我軍甚無戰志總督尚書劉天和以循省詔旨嚴切而諸將畏縮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使牛斗郭二人時周尚文已奉旨革任持檄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遂有黑水苑之戰軍氣乃振而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擄獲亦復失亡過半天和以捷聞上大喜褒獎

天和卽軍中策加太子少保二十年虜酋俺荅阿不孩遣使石天爵款大同陽和塞求貢巡撫大同史道疏聞其事因言虜自弘治後不入貢四十年而我邊歲苦侵暴今果誠心歸款其爲中國利殆不可言第虜勢方熾戎心叵測防禦機宜臣等未敢少懈乞亟下廷臣集議所以待之者詔兵部集議以聞虜待命邊外屢向墩哨卒調進止一日邀守墩百戶李寶下墩以虜酒席地飲之載以馬擁入俺酋營與之歡飲虜衆有執掠哨卒刳其衣糧者俺酋聞而痛



懲之遣夷使送哨卒衣糧還巡按御史譚學復以聞因請速定大計准貢則後虞當防不准則近害立至且請多發兵糧遣知兵大臣趨臨調度相機綏勦兵部議覆從之先是虜酋遣石天爵求入貢上曰虜情叵測假詞給我耳命舉大臣總督宣大軍務乃以樊繼祖往發帑金九十萬命發石天爵至鎮繼祖乃逸之去遂以我邊無備報虜酋吉囊遂率衆入塞副總兵丁瑋出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戰死之虜遂入關繼祖坐視不能救縱其深

入遊擊周宇禦之戰死虜遂入山西又越而南殺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乃起翟鵬總督京師南面及山東河南軍務旣而吉囊出關未至塞上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衆上命繼祖發兵應援繼祖竟不應二十一年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答糾數酋經朔州至廣武天屹峽攻墻我兵敗績復召翟鵬總督宣大諸處軍務出賞格擒斬俺答賞千金陞不次他酋三百金陞三級時俺答青台吉呪刺哈



古金治平畧 卷三十二  
哈刺漢及叛人高懷志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翟鵬時尚未至我師連營莫相攝觀望不肯戰縱虜深入虜大衆駐平遙介休間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擊虜掠男女牛羊衣襪迤邐就大營結陣整衆且歸張世忠等自候城村起營盟約諸將躡虜諸將閉營不相援虜見世忠軍壯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之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世忠被箭傷裹創下馬四面布戰虜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

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王刑汝寧追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己至西虜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躡我營世忠墜馬死虜乃復分掠定襄孟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關安行自大同左衛及陽和塞去虜自六月入塞至七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擄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畜二百萬衣襪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時山西提學胡松發憤疏曰虜寇南侵聲息不爲不章徹矣大同鎮巡與



之密邇可誘日不聞知乎自度力能捍禦固當日夕  
設方畧簡人馬繕器械務爲不可勝以待敵卽力不  
能亦當疏言其狀請朝廷廣措芻糗預調鄰兵以  
併力捍禦之誠不宜默默而已也乃緘口養亂束手  
坐觀待其諸部旣集擁兵壓境然後以彼求貢之詞  
聞是將誰欺乎矧又還其間諜絕不設備頗聞爲陰  
納賂遺款令勿殘已地竟不聞以一矢相加遺而使  
之長驅深入衝行內地如陷無人之境夫受閫外重  
寄爲國家封疆之臣而若此豈不辱國體而敗王事

哉察其所以蓋緣都御史道志意廣奢日冀遷陟旣  
不以地方爲已責而總兵等官人欲僥一時之倖而  
嫁禍于後人以致虜賊敢于深入而无忌是山西之  
禍大同實成之昔春秋之時夷狄內侵仲尼深罪齊  
晉之不能討則大同鎮巡者固春秋之義所深誅也  
語有之曰蟻穴不窒將爲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  
言微之必著而積漸之爲大害也始數年北虜之侵  
我也雖烽火時警疆場不寧然不過緣邊而止猶未  
敢公然無忌也其後漸知我之虛實謂莫能抗則深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入關南興嵐靜樂之境矣然距偏頭寧武諸關猶未甚遠亦猶有忌也茲者一月兩舉直踰平定而東石州而西視去歲所侵又越數百里而遙此其漸安可長哉夫虜猶狗豕然于此得便則于此數來亟朴之則終莫敢至臣不暇遠引論近事 正統中也先入寇賴清風店一戰而勝胡人痛哭而不敢南今虜暫退宜及是時申戒內外任事之臣勿以虜退而苟安凜凜然常若有百萬之敵壓于境日夜蒐補簡閱激昂教訓諸中外所上一切便事果斷而力行之務收

清風之捷以全中原數百萬生靈之命臣不勝大願疏上 上拊髀歎以爲忠命擢用而當路者嘻笑之以爲越職自炫鬻非所宜言欲頓蹙敗之擢山西參政備兵代州聽撫臣委用居數月虜入論罷官自是虜益橫歲深入而輔臣覘 上意厭聞兵諸警謀不時上蓋 嘉靖初 肅皇帝勵精圖治克謹邊備而楊文襄一清胡端敏世寧李康惠承勛相繼爲本兵日嚴爲捍禦故虜患未甚其後 上旣玄修西內念獨在按名法刑賞繩邊將吏卽督撫大臣徃徃逮



詔獄劾治輕乃得謫戍而閣大臣筦國者頗倚寵納  
賂諸邊歲請帑藏金數百萬名餉犒而絡繹輸權門  
張勝諱敗冒功掩罪以故邊愈益圯而虜患益滋二  
十三年虜破宣府入紫荆關詔逮總督翟鵬巡撫  
朱方等以翁萬達代時鵬以不善附權貴通貨財再  
出總督例辭時宰私宅時宰惡之數日不得通鵬以  
邊事急遂行至鎮以邊乏疏乞兵糧時宰竟罷鵬革  
總制官終以罪受訊以翁萬達代萬達有計畧至鎮  
詰邊蒐卒次第修諸墻堡戎備大飭明年秋虜以數

萬騎犯鐵裏門鵝鵠谷萬達分軍爲二故帥張達將  
左部故偏帥張鳳將右部達戰鐵裏門虜却鳳戰鵝  
鵠谷殺傷大當虜欲解去已憤曰南軍不數百我以  
數萬返何以復軍乃益合圍殺鳳磁人王那直素負  
勇力提大刀入陣獨殺數十人竟闖死軍沒然虜亦  
大懼明年復使使求款邊卒徂前事殺之萬達請治  
殺使罪紓虜忿且言虜款堅宜羈縻制之毋絕不聽  
二十五年八月套虜三萬餘人入寇越延安府至于  
三原涇陽殺掠人畜無算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請復



古今通考 卷三十一  
河套條爲八議一日定廟謨二日立綱紀三日審機  
宜四日選將材五日任賢能六日足芻餉七日明賞  
罰八日修長技計萬餘言指據明悉下兵部議行冬  
以議修築邊墻銃復言河套古朔方地自漢武帝遣  
衛青逐虜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唐張仁愿復于河北  
築三受降城卽國初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所地  
也後三城內徙虜遂據套爲穴深山大川勢固在彼  
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套得出沒自由東西侵禦煩  
勞三秦坐困故套虜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臣嘗

審度機宜較量彼我當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醜  
類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利而中國誦  
之時也及其冬深水枯分帳散牧馬無宿藁日漸羸  
瘠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淬礪戈矛備具火器練  
兵抹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誦之時也今之禦  
邊者不務乘虜之誦而用吾之利常使虜得因其利  
而制吾之所誦是以有敗而無勝爲今日之計宜用  
練兵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春  
夏之交攜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一  
穴材官騶發礮火雷擊則虜不能支矣歲歲爲之每  
出益勵虜勢必折將遯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去  
然後因 祖宗之故疆并河爲塞修築墩隍建置衛  
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  
形勢此中興之大烈也臣願 陛下斷自聖心亟定  
久計 勅下所司預理財用治軍實比及三年許臣  
如前所奏事先于來歲三四月間陰選武銳掩擊鄰  
近零虜以習我軍之技而倡其勇敢所謂兵戢而時  
動動則威矣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蓋築邊不

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斤剋殘臨河作陣乃 國  
家萬年久遠之大計唯 陛下裁之疏下兵部并議  
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夫欲率  
數萬之衆費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穴以驅  
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容易故不若修牆築邊爲計  
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礮  
居民隔遠最爲荒涼若欲一千五百餘里之地而責  
成于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爲守宜仍  
行銑等從長會計 上嘉獎之然中外皆知兵弱財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奢○且○無○文○武○將○吏○恐○挑○強○胡○禍○不○可○解○然○亦○顧○忌○莫○  
敢○言○者○銑○區○畫○兵○食○關○中○騷○動○人○有○怨○言○又○請○戶○部○  
銀○多○至○四○百○萬○兩○外○議○益○沸○又○銑○于○大○學○士○言○僚○儻○  
也○欲○倚○以○圖○功○言○力○主○之○而○學○士○嵩○與○言○方○交○邳○明○  
年○會○官○再○議○兵○部○尚○書○王○以○旂○言○事○體○重○大○錢○糧○兵○  
馬○非○旬○月○可○辦○ 上○心○稍○疑○於○是○嵩○上○疏○直○詆○其○非○  
言○亦○疏○辦○ 上○意○且○不○測○而○嵩○攻○言○甚○力○言○懼○復○上○  
書○自○明○求○去○ 上○果○震○怒○奪○與○議○者○俸○而○逮○銑○下○  
詔○獄○會○甘○肅○總○兵○戚○寧○侯○仇○鸞○先○以○銑○劾○奏○被○逮○來○

京○見○銑○敗○乃○賂○嵩○自○訟○訐○銑○掩○敗○冒○功○倡○儀○復○套○搖○  
闕○中○人○心○于○是○下○法○司○擬○罪○銑○言○竟○俱○論○死○鸞○罪○得○  
釋○遂○厚○賂○嵩○兩○人○深○相○得○銑○既○死○家○無○餘○貲○妻○子○狼○  
狽○遠○徙○天○下○寃○之○自○後○無○敢○言○復○套○事○矣○時○翁○萬○達○  
議○有○曰○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  
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  
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中○國○  
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  
守○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



古今治亂 卷三十一  
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爲圖事者  
深長思也。自國家舍受降而城東勝後又撤東勝  
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爲日久矣。然正統  
成化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  
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弘治中我軍猶歲搜  
套搗其巢業不能復。今虜盤據其中滋畜牧遂生養  
習爲固然。而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今益昌熾。可三  
四十萬。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廟  
堂注意修舉亦暫爾彼此強弱盈縮之勢較如而何

可輕動爲也。且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山川之險  
易途路之紆直草木之有無皆不能諳知我勞而往  
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  
卽師小利尚難其歸倘失鄉導全軍何賴且數萬之  
衆緩行則虜得爲備疾行則輜重不繼吾尅日裹糧  
業有定數而虜遷徙無常遠近不測戰固無定地定  
期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逃遯笳角時聞壁壘  
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又數  
萬之衆出塞有數萬之衆爲援否耶糧道雖通保無



抄掠不匱乏耶。夫馳擊者虜之所長。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今塞下兵。即塞下之人也。有先人墳墓廬舍之守。有妻孥眷屬骨肉之愛。有禾黍桑麻業產之戀。有牛馬牲畜養身之具。故其赴敵如赴私讐。宜有必奮。然且迫于兵。亦怵于死生。徃徃退怯。以煩督責。令驅之于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方張百戰之虜。而欲得人

之死力也。其將能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虜弱。則我蒐于套。秋冬馬肥為虜強。則我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自困。夫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我馬亦肥乎。而乃止于守。春夏虜馬瘦矣。我馬不亦瘦乎。胡獨利于征。春夏馬瘦虜弱。不能為寇。然坐以待我。何知其不能擾擊我也。秋冬馬瘦虜強。能為寇矣。則多方設謀。何知其不能報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可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立異。奈何欲歲一為之。俟三舉復之也。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馬傷耗，議論蜂起。將已之乎？將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卽三年三舉，咸得志矣。虜敗而遯，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將何時已乎？蓋議者徒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大同五堡之城，虜不深競，以爲套地，易復而不知勢固有不同也。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吾以退。舉足南向，壕塹城堡可立至也。後援濟師可立待也。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闕，敗虞涓沒，則事勢異也。往

城諸邊本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不爲意。雖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節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任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爭乎？則事體異也。故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爲殺虎而欲奪其子，處其穴，得乎？議者又言：伺虜出套，拒河而守之，亟築垣墻，次移邊堡，不知吉囊控弦不下十餘萬，非不自支，何拒空套以出？沿河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置兵以守，非千人不可而遊。



徼瞭望哨守不與焉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已至矣况我邊河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豈能自供必將仰給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河卽糧餉可充飛輓難繼此尤所當先序而殫思者也事變之來曷其有極孰能逆覩異時者或自相攻擊或薦遭疾疫套地之復此其時乎今獨當謹我塞障飾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者也蓋慮事忠篤如此久之俺答益求入貢萬達言俺答乞貢請

參酌其可否巡按御史黃汝桂疏奏自火篩作梗貢禮浸廢迄今四十餘年自嘉靖辛丑虜人肆叵測之謀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去歲至今又復踵行前詐豈可輕信墮虜計中蓋虜自庚子以來連年蹂大同深入澤潞甲辰由宣府抵紫荆乙巳丙午西掠延綏東寇遼東塗炭我疆宇殺掠我人民凡我臣工皆志殲醜虜以雪積憤但時未可乘勢當徐圖耳故貢亦寇不貢亦寇者夷狄之故習也貢亦備不貢亦備者邊臣之至計也事機貴于先圖軍令重于申命乞嚴



勅總督鎮巡等官過加防禦二十七年虜大入大同  
塞萬達策虜趨鎮安堡使總兵趙卿駐焉虜佯攻獨  
石卿違制悉走獨石虜遂踰長安嶺掠隆永得利去  
詔罷趙卿貶萬達俸二秩二十八年虜犯宣府滴水  
崖萬達謀知之曰虜素號宣府諸將易與耳今盛氣  
入其鋒不可當乃檄大同總兵周尚文曰虜且東二  
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水失期者罪無赦又虞尚  
文不時至則具疏請時尚文老矣尚健闖與士卒均  
苦樂士願爲之死得旨介而馳未至裨將董暘江

翰戰歿尚文遇虜曹家庄大戰敗之虜恃衆不退益  
治兵攻圍三日萬達計曰戰久矣兵必疲不援尚文  
是棄師也率壯騎數千赴之會大風起車曳柴亟進  
距虜四十里而軍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遂結營東  
遁宣府總兵趙國忠又敗之于大滹沱復與尚文等  
分道追虜虜狼狽夜遁萬達以捷聞議者爲數十  
年鮮此戰功久之又謀深入萬達疏請在關北者計  
在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計在必守以保邊勿以疏  
虞取敗上然之萬達尋召還郭宗臯代而尚文



亦卒張達代明年夏虜入大同塞達禦之虜為三覆  
 待我達恃勇不戒中伏力戰死副總兵林椿援達亦  
 死達椿皆驍勇敢戰邊人惜之事 聞達宗臯等罪  
 治有差以仇鸞帥大同其秋虜至鎮鸞使其黨時義  
 賄虜令東寇薊蓟山外界虜恃三衛藩焉至是三衛  
 反導虜深入至古北口巡撫王汝孝悉衆禦之虜佯  
 督衆綴我師而別遣精騎具鈇鏑抉塞垣人我師後  
 京兵大驚潰虜遂長驅內地將通通州巡畿御史王  
 忬馳駐通州曰此 國家咽喉處也○誓吏民城守收

漕舟艤潞河西勿使為虜用及虜至以白河阻不得  
 渡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諸處忬夜為䟽縱使走  
 請援 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城守僅老弱兵四萬  
 人又半役于總兵提督家不令出伍索武庫甲仗庫  
 闕據例勒賄不特發久之未能軍本兵丁汝夔以  
 聞 上大驚 詔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督九門  
 門各守以文武大臣集武舉千人隸焉別募良家子  
 蒼頭義軍垂四萬登陴咸寧侯鸞保定巡撫楊守謙  
 俱以兵至諸勤王兵先後至 上內視稍強拜鸞為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平虜大將軍諸道悉屬之進守謙兵部侍郎督師釋  
故叅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自効分遣京營兵  
屯城內外巷陌間營兵懼見敵驅之出皆泣下不敢  
前城外及近地居人擁人連絡不絕多被血淋漓至  
者時事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聞變卽馳至未資  
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  
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啓廩發粟則囊橐  
釜甑皆無所需故士卒饑疲甚有餒死者上怒令  
奪尚書李士翱以下諸官職辦事虜日大肆焚掠至

東直門執御廐內臣八人以去郊民扶傷集門下閤  
不得入號聲徹西內上命啓扉納之是日虜遊騎  
往返六門外勤王兵無有敢櫻其鋒者令所執內臣  
持書來多媢語求通貢時上坐西齋宮望烽火四  
起計無所出召大學士嵩禮部尚書階問虜事嵩  
言此掠食賊不足憂階曰虜在城下縱火殺人胡止  
云掠食當議所以禦之之策上顧階曰卿言是因  
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上曰何以應之嵩  
曰此禮部事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



無所恃宜權許以款。第恐將來邀索無厭耳。上悚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如何階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禮。可退出大邊外，別遣使同大同守臣為奏事，乃可從。如此往返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守有備矣。上首肯曰：卿言是因令再集群臣以議。日午群臣畢集階，示以虜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緩兵，不則益兵破其城。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上聞群臣相顧莫敢發時司業趙貞吉抗言：此何必問問則恐後生

懦夫闇于事，必有以和議進者。且虜大舉入寇，震宮闕，警扼我吭而迫，乃許貢耶？與城下盟，何異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俟出塞而後却之。貞吉叱起謬語，然中貴人業已聞。上矣議奏入時已暮。上思馳騎，召起至西苑，賜酒食，令條奏。貞吉大言：陛下宜御奉天下罪已。詔詔速獎故都督周尚文功，併釋沈束獄，以作人心。且士卒不力，以至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嵩即請擢貞吉兼御史齋萬金往募首功已而虜



由鞏華城犯諸陵轉掠山西良鄉保定皆震次日  
亭午上出御奏天殿勅責逮繫都史王儀王汝  
孝總兵羅希韓就訊汝孝道梗不及逮時儀在通州  
屯兵城外而閉城固守會仇鸞兵掠食諸村儀令人  
捕之斃諸獄仇鸞大譁遂爲御史所劾逮至以恇怯  
不戰削籍超遷巡按王忬爲僉都御史守通州時上  
下恬熙忽遘變本兵束手無措卽偵報無一當者每  
往偵不十里遇避寇者訛言卽返報復遣一卒亦復  
爾日數十報卽城中數十驚于是大同軍故爲椎髻

掠村落無所忌卽捕之輒自詭曰遼東軍蓋朶顏諸  
部虜謀云導之入寇者也鸞方蒙寵眷人不敢忤大  
同軍而帝以其入援爲諸道先卽掠食足矜鸞亦  
自私其軍不繩以法汝夔無可奈何輒令曰勿捕大  
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稱遼陽軍人遂謗夔山東  
人庇其鄉耳及虜薄城而汝夔受計于嵩令諸將勿  
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故不敢戰乃誘曰汝夔有禁  
勿戰語稍聞禁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郊垌虜薄城  
楊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鸞



古今通考 卷三十一  
遠避無從驗。自謂擊虜酣戰。不能回薄城也。而虜多  
殘中貴庄野中貴。遂謗汝夔守謙貳于虜。上乃命  
執汝夔下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即訊爰書。少緩  
上坐齋宮。大怒刑部彭比周。故緩獄以覲倖免。亦就  
逮。廷杖奪俸久之。虜已東。京師解嚴。丁亥棄二臣  
于西市。梟以徇。時科臣按例三覆。上亦杖之削籍。  
仍追故貞吉。廷議多骯髒。謂其狂誕。申理周尚文。沈  
東而齋金不能得首功。杖謫焉。詔大將軍鸞盡督  
宣大保定遼陽山西勤王兵出軼虜。而鸞實中情怯。

獨大言厲姦外爲容已。虜剽得金泉子女無算。意欲  
滿乃循諸陵而北。翔祥去鸞終憚不擊。而潛與之  
通虜安營。輒立營其旁。睨之虜去。復尾其後。名截殺  
名追捕。實不一當。虜旣退。乃收斬虜所遺我稚弱  
及降若逃者以捷。聞虜所至。書墻壁間曰。仇鸞免  
送于是。詔鸞督京營。虜旣歸。會疾病。人畜多死。所  
掠皆歸部落。稍中悔。鸞懼虜且復。至陰使人啗以開  
市。俺荅遂上書求貢。三十年春。使子脫脫詣塞下。申  
請督臣蘇祐以聞。下廷議。咸言邊事陵遲甚矣。



姑從虜以紓吾邊且 永樂 成化間嘗許女直三  
衛市矣何獨靳于虜 詔給金十萬易布幣開市五  
堡漸及延寧以侍郎史道經紀其事駕部員外郎楊  
繼盛疏條其不可畧言虜踐躡我 八陵虔劉我赤  
子而先之以互市此爲損威重而長寇讐今之爲繆  
說者不過曰吾外假馬市羈縻虜而內得自寬修武  
備夫虜至逆也至無厭也人心憤之矣不及時激厲  
其氣用之而和以自弛使邊人媮好衣食忘其憤  
而懈于備隳豪傑效用之心往者邊私通虜吏猶得

以法裁之今導之矣是開百姓不靖之漸也又不過  
日得馬以資吾軍不知旣已和矣馬焉用之且虜安  
肯捐其壯馬而予我蓋其人內迫于 國家之深恩  
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于敵之重勢則務中其  
欲以求寬惟 陛下獨斷下相高等八大臣議皆憚  
鸞唯唯鸞密疏爭下繼盛 詔獄訊謫官乃馬市則  
費金幣萬計顧獨得駑馬乍市已卽繫牝牡駒引之  
馬騰躍長驅去實不得一馬而我叛人蕭芹等素導  
虜謀中國不利虜款欲敗之謂俺答曰中國毒水上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流伏甲市傍若幾殆。俺答固心疑其左右復受芹賂。爲言芹有異術能使城自頽。愈益動市。畢潛犯左衛。并使其黨爲內應。會謀洩。引還。史道遣人讓虜。虜內媿。因以千騎隨芹入試其術。不效。遂執以與我論功。道進尚書。鸞加太子太傅。道復爲虜請以牛羊易粟。廷臣多謂虜欲無厭。不宜聽。督臣蘇祐疏言。一牛數廩。一羊數釜。米如珠而牛羊如山。竭廩不能厭也。虜無親而貪寒盟其心耳。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何危如之。必勿許。詔從祐議。召道還。其冬大入邊。

殺掠邊。臣詰之。漫應曰。此貧虜掠食耳。我不能禁。卽中國能禁。民勿盜耶。三十一年復請市。弘賜堡御史李逢時以非期拒却之。俺答恚益縱掠。逢時上請合兵征勦。上命鸞相機捕逐。毋仍觀望。然鸞偃蹇畏懦。不敢發兵進討。又恃通市不爲戍守。而大同總兵徐仁復驕縱恣意。肢削爲囊橐計。巡撫何思亦以通市故禁邊軍拒虜者抵死。以故虜衆出入關隘無復顧忌。動稱貢市。有司廩餼惟謹。至是大掠懷仁諸堡。守將莫敢誰何。議者咸咎馬市非計。鸞內恐。因請邊



塞毋扼虜縱其深入內外合擊破之必矣兵部謂深入則蹂我幾輔縱能破虜其傷實多鸞議絀復請率兵出塞捕虜上不許然鸞實中怯無意行特恃寵嘍咤以虛聲聳朝廷而學士嵩亦與鸞交郅數干上前言鸞不戰非計于是令兵部傳諭須一大創自是亦覺鸞不足恃矣已而邊報益亟鸞疾劇不能出師猶戀大將印不欲辭請輿疾出師免陛辭從之然實不能出也尋病死都督陸炳發其奸詔剖棺尸諸市籍其家悉罷諸邊馬市更言者死嗣是頻

年侵掠三十二年冬虜衆二十萬薄古北口烽火達于京師上懲庚戌事憂日旰忘食遣使偵諸軍戰守狀時薊遼總督楊博躬擐甲乘城督將士防禦甚力虜百道攻之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聞詔賜犒之博宣示威德將士氣益倍虜不得利乃引去事聞進博都御史時虜患益熾朶顏挾之索賞無時守臣奏留山海關稅銀給之又邏卒出塞輒縛求取贖諸將苟異無事歛軍資賂之少不與則殺所縛其暴橫如此明年王忬以侍郎督薊遼大却虜



于喜峰口因籌三衛令鎮巡以綺繒胡粉之屬結其妻孥尉撫備至又約薊遼總兵各以六月耀武其地旌旄經百餘里鼓鉦不絕三衛稍惕復爲我用三十年誅叛人張邦奇呂仲佑邦奇衛舍人與丘富周原趙全李自馨等皆以白連教捕悉先後叛入虜虜居之豐州號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富最用事日夜教虜治攻具懇田積粟收知畧士與謀我邊民黠知書者踵歸虜俺答令富試之能者統衆騎不則給甌脫地令事鉏耨御史李鳳毛言虜累入犯謀由富等乞

令副使楊順計獲詔給順萬金毋問出入下令擒斬俺答諸酋予萬金伯爵擒斬丘富周原二三百金授三品武階副總兵田世威密遣富故人王勲及弟浩入虜招富降大同人孫廷美亦陷虜與浩共說富富問儒生計安國畱與歸孰便安國曰公華人也乃爲犬羊用乎今官家方急公宜亟歸取功名毋失邦奇謂富曰中國購若歸且遺之擒富怒令邦奇與浩質邦奇罵浩若賣丘公與中國耳富怒殺廷美浩約呂仲祐內應攻大同勲逃歸謀復弟讐適邦奇挾虜



騎至邊索所倭刀讖書伏甲執之并得呂仲祐姦狀俱伏法論功陞賞督撫諸臣官計安國爲鎮撫厚恤浩廷美家三十六年俺答入宣府塞冬大掠大同塞其子辛愛妾挑松寨者以私通部目蠻帶帶懼誅來奔辛愛大恚縱騎索諸邊且詐言以我叛人丘富來易總督楊順懼議遣還或曰無爾也我失丘富而彼得蠻帶沮降且辱國順竟私與之辛愛磔以殉虜竟不執送丘富攻圍右衛益急烽火斷絕順告急總兵尚表轉餉虜遮圍數重經月不解城中至併竈而爨

危在旦夕亟命督運濟之久之大兵集虜拔帳北遁運餉始至居民呼聲震地慶爲更生連歲大同以守者非人虜視爲往來通衢不分冬夏與華人裸處其地○上心憂之凡動發太倉銀歲例外以數萬計類爲守者交關當路侵剋賂遺而邊民所沾不及十之二○馴致勢不可支則倡言宣大可棄以誑聽間旣虜圍右衛急○上屢問計于輔臣嵩嵩意欲棄之而難于言乃對本兵許論習塞事請降○諭問之論阿嵩遂言右衛遠在大同西北深入虜地異日所以得安



由東西堡塞聯絡策應之也。今墩堡悉毀于虜，遺一孤城于極塞外，故虜一圍，困卽聲問，隔絕計非重兵驅之，虜不肯去，卽虜去而兵無宿糧，計必速散。散則虜必復來，今圖爲永安，則必復該衛兵馬原額，以今地方荒歉，芻粟踴貴，計其糧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爾，則此彈丸一城，雖孤懸虜地，猶可保也。論蓋設爲難詞，欲上自棄之。上顧益憂念汲汲，措餉發兵，援之虜尋引去。右衛以存辛愛圍大同，急起楊搏督宣大，尋連寇遼東。總督王忬檄故都督楊照破走之。

捷聞以嚴嵩挾恨，竟拒不錄。明年春虜入薊州塞，自練兵議起，薊鎮客兵減十之二。而春防視秋又殺十之五，以故鎮兵最爲單弱。是時把都兒辛愛率數萬騎以朶顏酋影克哈孩爲嚮導，入寇忬所遣偵諜皆被殺，遂薄塞下。忬疏請援兵，嵩謂忬挾虜爲重，欲坐費帑金不報。適灤河暴淺，虜遂由潘家口入塞，大掠薊州。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夜馳虜後，牽引之，虜不敢深入。三日引去，忬兵尾而擊之，獲首虜數十級。是歲俺答由鎮羌入西海，畱老弱豐州、大同。



總兵劉漢謀乘間攻板升叛黨乃使部將王孟夏等以三千人先趨自以重兵繼之斬獲百餘縱火焚其居而不得丘富等其後富以掠邊中流矢死四十一年秋虜寇遼東塞總兵楊照率兵襲之敗死明年冬虜大舉由墻子嶺入大掠順義三河諸將孫臚趙溱俱敗死胡鎮板柵走京師戒嚴上怒逮督臣楊選誅之虜留旬日引去四十四年冬黃台吉突入洗馬林把總江汝棟伏銳卒二百搏之幾獲以救至脫去明年肅皇帝崩當帝世虜諸部獨俺答強

黃台吉其子也尤剽悍嘗勸其父母臣土蠻土蠻伐之不能克遂與連和亦不剌阿爾禿廝始雖通匿西海爲甘涼患然猶與虜角其後亦析而入于虜塞東西岌岌憂之帝嚴明虜軫邊計一不當輒執戮行間大吏嘗一與虜市未浹歲絕之而邊臣顧私賄虜相與爲欺蔽邊大圯隆慶元年秋趙全說俺答寇山西曰晉兵弱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藉宣雲爲救遠來罷安能抗我俺答乃分六萬騎四道並入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頭關卒皆悍勇邊軍



遇之披靡副總兵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  
敗入壁創甚總督王之誥聞變率六千騎抵鴈門檄  
大同總兵孫吳入援吳與山西總兵申維岳俱逗畱  
不進虜薄石州攻陷之殺知州王亮屠男婦幾盡進  
攻汾州趙全遣間爲內應州人獲之得先爲備虜攻  
八晝夜不能克遂分掠文水交城平陽介休間所殺  
虜男婦復數萬計邑里爲墟時黃台吉以偏師駐宣  
府塞下綴我兵之詰奉 詔還懷來護 陵寢巡撫  
王繼洛駐代州不敢出虜畱內地浹三旬無與抗者

值雨潦半亡其騎乃遷延出塞去事 聞 詔逮維  
岳世威論死繼洛謫戍邊吳落職之誥罷去三月衛  
酋董忽力勾土蠻入薊州塞大蹂昌黎撫寧樂亭盧  
龍間 京師爲震總兵李世忠避虜不敢擊壁李家  
莊虜圍之援至乃解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檄諸將  
追虜會大霧虜迷失道墮棒棰崖中崖深十餘丈積  
尸爲滿後騎踐之而過諸將張臣等訶知爭趨至割  
虜首報功世忠乃濫及平民爲言者所劾謫罷有差  
二年 上詣山陵顧瞻塞下念薊悉以譚綸督薊戚



繼光總兵、綸與繼光皆嘗用南兵破倭、相與計薊兵、屢屛後有朝氣而無暮氣、不足賴、宜用南兵益召募、至三萬、令卒治塞垣、夾垣爲臺、高數丈、矢石相及、環薊而臺者三千、垣周二千餘里、虜自避不敢深入、薊四年夏、俺答大舉犯平虜、叅將張剛幣賄虜使移攻威遠、總督陳其學率諸將馬芳等與戰、漢虜相紛拏、殺傷大當、虜退、剛下吏其學去、王崇古代、其秋虜入遼東、塞至錦州、總兵王治道自山海關馳至、欲出戰、巡撫李秋日千里趨利、兵家所忌、將軍且休矣、治道

不聽、促叅將郎得功先進、治道繼之、虜伏起、兩將皆沒、敗書至、上方憂虜而大同報虜酋把漢那吉來、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孤、鞠于俺答妻一克哈屯所長、而僂俺答愛之、爲娶反慎部女曰大成比妓、那吉又自聘免扯金女、未及婚、會俺答有外孫女、已聘襖兒都司矣、俺答聞其美、自取之、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答懼、奪那吉所聘女與之、那吉恚恨、携其部南走、扣敗胡堡、求入邊、吏莫解、以爲一胡雛、于中國亡繫也、總督王崇



古今通考 卷三十一  
古大同巡撫方逢時相與計此奇貨可居吾豐館餼  
飭與馬子官爵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與則  
因與爲市必繫送降人必保塞奉要束陽申其砥犢  
之愛而陰制其命卽俺答而不急之與我因而撫納  
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亦遙足羈縻  
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衆我以  
一屠耆谷蠡秩秩之置塞外以觀其俯存舊部落勢  
必響應黃酋聞其復反勢必忿爭其與黃台媾我則  
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讐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

失興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若循舊  
例安置海濱使抑鬱愁苦彼不過一中國禁錮之囚  
而俺答怨忿侵擾不止矣因具以其章上聞詔  
授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御史葉夢熊疏爭之謫  
去時俺答方掠西番得報疾馳歸約諸部兵兵入塞  
索那吉趙全益教虜必困我那吉乃出一克哈屯聞  
全謀哭罵俺答曰耄倖不遄死信漢叛兒反覆乃欲  
侵漢漢士馬強安能必得志是速殺吾孫也俺答乃  
擯全遣人來祈請崇古故不令見那吉引夷使登高



閣駟從導那吉過其下使者訝其那吉耶胡爲乎漢  
威儀耶諦視之果那吉也則喜歸報俺答崇古因使  
使與俱說俺答曰趙全諸叛逆天下之惡一也惡于  
中國而保于爾何利請受而甘心不則勿復望那吉  
矣俺答始意中國恚其歲犯邊必殺那吉及聞無恙  
則大喜敬謝使者曰太師全吾孫我何敢藏叛虜復  
使使來定約因請稱臣貢方物開市崇古爲聞諸  
朝來報屬黃台吉以萬騎趨大同崇古質責其使曰  
與我好而掠我何也使謝曰彼未及聞耳無他端因

還語俺答馳召黃台吉黃台吉喜出張家口宣鎮兵  
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台吉曰日戰則敗約我無  
辭于太師整兵而西出拒門堡俺答隨收捕趙全李  
自馨劉曰老祖諸逆梟以獻周元聞變報毒死始全  
與丘富俱附虜富死全益重虜初入塞止盜村落不  
敢入城堡全教虜左右疏計課校人畜益習攻取圍  
困掩襲事諸鎮疲于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千牛  
羊稱是自馨及元差減最下者亦千騎俺答每欲盜  
邊先置酒全家計定乃行全爲俺答建九楹殿奉居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之尊爲帝會大風飄棟瓦殺數人俺答懼不敢居而  
全等各建堡治第擬于王者初陷石州時全謂俺答  
曰那顏春秋高矣而戰勝攻取以能擁北地精兵也  
那顏一旦捐館舍衆屬黃台吉黃台吉之諸子素驕  
悍勢必奪而分之則無所就功那顏莫若以此時據  
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晉  
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此五伯之業也謀  
未定會我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死以萬計遂遁去  
朝廷屢計購之不能得至是乃伏法全未至時已

詔那吉歸俺答迎之河上祖孫嗚嗚相勞苦曰帝  
天也覆露我使使入謝申請貢市崇古爲奏虜款堅  
宜聽且乞 詔邊臣毋燒荒搗巢生虜釁下 廷議  
兵部尚書郭乾言虜方求款卽要我以不燒荒不搗  
巢他日者若要我以乘塞不設備其將如何宜更議  
毋遽許廷臣咸言市虜 先帝所禁奈何弛之崇古  
言 先帝時虜方張又勾自逆鸞故盟易寒今虜實  
仰我搏頽待命何慮何嫌而絕之歡且 國初嘗王  
和寧王順寧矣 弘治間小王子三歲三貢矣是之



不遵而徒藉口于先帝何也因條爲八議以進廷臣言利者十三言害者十七相持不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言崇古議是請于上報可五年三月封俺答爲順義王其子弟各都督同知兄弟子各指揮千百戶有差勅賜俺答曰我祖宗受命御宇內外率服朕纘承不替頃因爾孫來歸特命邊臣護視以禮遣還爾懷哉朕恩稱臣奉貢俘獻叛逆悃誠用章朕遠稽前代近覽本朝欵塞稱蕃厥有舊典是用錫爾王封并及子姓部落皆有常秩爾當堅守

臣節約束爾衆毋爲邊患朕亦勅邊吏同好棄惡爾毋食盟自干天罰俺答率所部受詔甚恭使使貢馬謝百官班賀兵部下市令貢馬不過五百匹簡上駟三十進御夷使不過百五十人設藁街于邊城無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四月爲率大同于左衛威虜堡宣府于萬全右衛山西于水泉營俺答以威虜無水改市得勝堡黃台吉與父不相能欲自別異市新平堡市物虜以馬雜畜皮毛我以金銀綵繒諸貨官市畢聽民市是年九月報市成凡得馬七千餘匹



官給直六萬緡賞賜酒肉布帛費四千緡西虜吉能等復請市詔予吉能市紅山墩切盡着力二酋市寧夏清水營始俺答受封時切等在營語使者曰我西陲之酋也帝何遺澤焉崇古今使者好語曰若無虞陝西太師行爲若請矣旣而總督王之誥議令數歲不盜邊乃許崇古言吉能與俺答叔侄勢相依倚許俺答而不許吉能俺答必陰呼吉能市晉吉能亦必陰誘俺答窺秦彼兩利也市晉則物力不給窺秦則關隴騷我兩害也將旦夕生患安能數歲之

誥議非是之誥去戴才代才上言陝西諸番歲久不可令虜雜其間延寧二鎮雖迫虜然法令嚴無寸帛闌出者奈何自弛禁使虜生心無已則令東市三鎮示羈縻上請讓才而封吉能爲都督同知部酋四十九人授指揮千百戶有差卒許市方三鎮市畢虜更乞月一市崇古爲請不許明年春老把都吉能相繼死俺答表言欲歸心佛教請金書經及刺麻僧詔給遣之已復以四事請給順義王印封諸婚市鐵鍋聽虜使入京崇古皆言宜許兵部議旣予封矣其



何靳于方寸之印予之當鐵鍋宜勿予即予予銅毋  
予鐵使者毋聽入止而饗之邊諸壻稍給財物毋輕  
予官從之俺答機變械飾身赴市場凜凜遵約陰令  
其子弟躑躅邀索因而調停示德黃台吉市每後期  
部下卒時掠我民復劫車夷革固等東徙革固者不  
知其所從來嘉靖間始流居宣府塞下而先是有  
史夷者亦以黃台吉暴虐自拔歸御史劉良弼言二  
夷雜處爲我外藩車夷旣劫則史夷之勢自孤史夷  
復去則北路之藩盡徹中國制馭不可不謹詔俺

答歸車夷自俺答款後塞下稍寧邊臣皆論功受賞  
大學士拱上疏言頃北虜款塞三陲晏然邊氓釋弋  
而荷鋤闕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覲之會而今乃  
有之實我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照之所致也方  
初議時發言盈廷而臣等所爲仰奉宸斷贊成大  
計者其說有三焉夫夷狄之性譬則禽獸適其欲則  
搖尾而乞憐違其願則狂獬而反噬爲中國計者惟  
當因所利而順制之固非可以禮義馴服法度繩約  
者也嘉靖中北虜求貢不過貪求賞賚與互市之



利而止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于主計却其請而斬使者絕之于是黠虜怒憤擁衆大舉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昌薊甚或直抵京畿二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屯田荒蕪鹽法阻壞帑藏傾竭士馬罷頓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佑國家使其孫委命自至賴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感恩慕義稱藩請貢是天以安攘之機贊我也于是因而受之不惟名順義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

以停士馬之調遣此其一也○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讐懾百蠻况其輸誠稽顙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闕要素有萬不同拒而不受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明主之德威于海內也故直受而封賜之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桀獷之咸賓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也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謨國者本畫之所在也虜自庚戌猖獗以來先皇



帝常切宵旰之憂下 詔修舉邊務者屢矣然勞功費財迄無成效者非直當事之臣虛文應故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卽有修爲隨經殘破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故不能積累以日就于成而徒費無益也今虜旣效順邊境無事正 國家閑暇之時積我錢穀修我險隘練我甲兵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卽有沉幾密畫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服靡常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有一年之日

力則有一年之成功有兩年之時月則有兩年之實效得三五年寧靜必將安頓可定布制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矣如是而彼能尋盟則我仍示以羈縻之義彼如背約卽我得遂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此則要領之圖謨國者本畫之所在也由前二說旣皆驗于行事由後一說方取必于將來若苟見一時寧息遂爾偷怠沿習故套搏弄虚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患來者則良時一過不可復得邊備寢弛愈難振揚卒然有變將何以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應則臣等一念謀國之忠。覆成他日誤國之罪。此在  
今日不敢不盡言者也。伏望 勅下兵部嚴飭督撫  
將領諸臣。改絃易轍。具奏議處。仍賜 勅戒諭責其  
成效。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分投閱視。  
若錢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若屯田鹽法諸事。每歲  
拓廣整頓。條實具報。著有成績者。與擒斬同功。仍襲  
故常者。與失機同罪。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  
氣日壯。而 廟堂得坐勝之策。天下幸甚。其後俺答  
死。子黃台吉嗣。黃台吉死。子扯力艮台吉嗣。各邊修

貢互市如初。故東至四海。治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  
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邊水達屯田。悉墾治  
如內地。燉臺哨望之卒。漸撤去。所省鎮餉。歲不下數  
十萬石。先後督撫諸臣。及時修邊險。飾器械。練兵馬。  
三歲一大閱。舉無廢墜。獨東虜土蠻未靖。而 朝廷  
之所經畧。亦專事于遼之東西焉。初東虜見俺答已  
得款而獨已。土蠻連把玄請封。不許。故驕踞。耻言修  
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連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  
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外秋七月。寇鍊



嶺冬十二月寇鎮寧時江陵當國令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受當事甚備虜入犯輒大創去乃糾建州屬夷以冬十一月寇清河逆酋王杲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撫張學顏與總戎李成梁鼓行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塞斬獲無算先是土蠻與俺答吉囊皆小王子後為元種任收雲中迤北俺答強東置廷兎于薊鎮西置吉囊于河套遂橫行沙漠間土蠻東北徙舊遼陽厥子孫雖不能頡頑于黃台扯力而生聚日蕃衍衆可八十萬有八大部世為虎慙兎慙猶華言

可汗也雜于二十四營中時出沒為遼患而受賞于廣寧頗就戎索無它異兵甲粗具邊人呼為皮襖達子萬曆末酋插漢兒者新立年少嗜酒及色即能雄視朶顏諸族會奴酋勃起嘗蠶食其邊界驅殺馬牛羊無數不能支且大市在宣雲皆俺答後卜失兎輩為政彼貪漢物每附市其牛馬皮角氈剝多為卜部所漁食積不能平會卜酋款久君長參于繒絮麩藥部落亦稍稍效板升大邊有誅茅構土室以居者勢益傭弱插部以久荒漠恐嗜欲惡衣食既為奴所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通處遂悍然有故土之思焉則席卷西行戰克哈慎  
兀擺諸部無有抗扞者徒帳直壓宣雲迤北擁八娘  
子各有部曲其志亦將曰我亦欲得金印斗大比順  
義王而所爲大市諸漢物俛得之以伏臘祭其先人  
丘墓自爲大可汗不亦愉快乎 天啓末遣百人講  
于新平堡守將盡夜襲克殺之則憤而起衆薄大同  
城殺軍民數萬諸城郭墩煌大震屬今 上卽位朝  
議以新城王象乾久在邊邠翼此酋數十年鎮薊時  
曾爲加撫賞遂從致藉 召入京年已八十矣平臺

召對王曰臣能號召西北永邵諸部合從以抗之無  
難也于是用爲總督盡監護諸將于陽和至則果令  
卜永輩合從與揅戰皆戰負揅鹵卜酋闕氏與其印  
弄而熟視曰爲大可汗何需此迺盡夷故俺答諸種  
遣精騎入套吉囊子孫俱頰首屬之東起遼東西至  
洮河皆受此虜要約矣象乾不能持初議則上章曰  
急用欸 天子計猶豫姑許欸尚責戰王公則遣通  
事與講而自以私財走家童入燕市市鱗紵鍍作金  
銀卮盃好者遺之曰此不腆聊以賀可汗且需後命



也事勢始緩而象乾亦以憂愁病偏枯臥起不離床  
蓐、插亦遣好人候王公遺之佳酪漿養牛善馬其胡  
雛曰記得我祖若父言世世受王太師馬法恩王太  
師馬法在吾屬寧敢反乎于是盡變平臺召對語持  
欵、疏上、廷議猶斷斷稱和戎非計、上終俞象乾  
策、乃講欵事新加八萬于邊門外聞刀刑白馬以盟  
曰、爾無我詐我無爾虞嗚呼、廟謨深遠矣、  
建酋古女直裔也凡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  
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元十八貢亦不寇邊其一東方

諸夷之爲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曰建州  
女、直卽今奴兒哈赤之屬其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  
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挹婁夷  
來、歸置塔山塔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海西女  
直、始入寇寢勾建州剽掠、正德間祝孔革等亂阻  
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捕殺叛夷猛克修貢  
惟、謹、賜金帶大帽其後王台益強能得衆居開原  
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關稱南關其逞加奴仰  
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關云開



元孤懸扼遼肩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謀窺中國而台介東西二夷間扞蔽令不得合最忠順因聽襲祖速黑忒右都督爲之長東陞晏然是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戎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清河近酋王杲東隣兀堂諸酋去靉陽二百里方修築十岔口寬奠堡巡撫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跪稱修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工竣學顏疏請聽市寬奠永奠謂東夷惟易米布猪鹽無馬匹他違禁物與開原廣寧撫順異卽

以市稅量充撫賞予之便詔曰可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跳梁是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頗遵漢法三年春王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簋厚市夷賞謀杲匿哈納塞勒精騎馳勦得二十六級杲僞以鱗掛紅甲納脫走將投土蠻會撫順關質市夷急購杲乃走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使賀溱宣諭台台向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杲送境上檻車傳致



獻俘 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秩跡西虜二子並進  
都督僉事王杲既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 朝議  
方懸購之會逞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  
殺阿台亦怒王台縛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  
仰逞勾北虜數掠孤山鐵嶺成梁復勒兵出塞別將  
秦得倚馳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賊于曹子谷而  
仰逞二奴結婚西虜哈屯恍惚太潛爲嚮導勢漸張  
因盡奪季勒諸塞調兀刺江上夷與虎兒罕構兵是  
後仰加奴等十三塞止遺把吉把太可五塞屬台他

如灰扒兀刺及建州夷各雲翔不受鈴束南關勢漸  
蹙台竟以憂憤死 上嘉台忠特 賜諭祭台有子  
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兔次康古陸次猛骨孛羅而三  
兔馬早歿康吉陸屬台奸生者爭分父業爲虎兒罕  
所攝亡抵逞家奴過加奴以女妻之猛骨孛羅毋溫  
姐又北關二虜妹也而故西虜壻因借兵黃台吉復  
季勒諸塞黃台吉陽助之實陰收白虎赤等自益已  
虎兒罕歿則南關勢愈孤十一年癸未阿台益糾虜  
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縱掠撫順



邊渾河口徐引去李成梁因與兵備使靖四方會議  
直搗古勒寨用火攻衝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  
將得倚等已前破阿海寨捷告錄督臣周詠撫臣李  
松及成梁功果子孫自是靡遺種東夷震懾遼去一  
蠱賊云時逞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虜煖兔  
恍惚太等騎可萬餘矚猛骨孛羅并虎兒罕子及商  
日尋于闐總督周詠因念及商弱猛骨孛羅嗣立衆  
未附請加 勅便彈壓報可是歲十二月逞加奴仰  
加奴乘冰堅復糾虜攻猛骨孛羅大掠把吉諸塞巡

撫李松再宣諭之二奴驕益挾請貢 勅松乃密與  
總兵李成梁計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  
坐南樓上先期命叅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隅伏因  
遣備禦霍九臯往諭約軍中日如虜入圍聽撫則張  
幟爲號案甲勿起不者聞砲卽鼓行前如令亡何二  
奴擁精騎三千餘劄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詣圍  
門頗橫恣目白虎赤劒斫霍九臯中臂九臯反擊一  
虜墮馬餘虜攢殺我兵十餘于是軍中砲聲如雷伏  
盡起遂前斬逞加奴仰加奴及白虎赤逞加奴子兀



孫孛羅仰加奴子哈麻盡殲焉成梁兵聞砲繼至協  
攻獲級千餘捷 聞告 廟 賜爵有差自是海西  
讐服台子孫息肩可數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  
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讐連西虜以見鄧侵  
掠部夷及反商數入威遠靖安堡而那林索羅尤狂  
諄挾索貢 勅如二奴時蓋海西屬夷乃開原藩蔽  
仰逞二奴乃海西讐敵二奴侵凌海西其勢日強至  
十五年丁亥巡撫顧養謙恐他日爲開原之患故力  
主勦具題請 旨已令相機行事矣而兵備王緘以

屬官異同其間議論先後不一故養謙疏請宜降調  
以示警戒而 天威嚴重下旨逮問科臣彭國光爲  
王緘不平卒以失事推委養謙 上欲置于理閣臣  
持不可是年那林孛羅引西虜恍惚大等萬騎急攻  
把大寨我兵往援圍解而是時王台孽子康古陸向  
奔逞加奴者乘虎兒罕歿分海西業與猛骨孛羅反  
商鼎立至是以讐虎兒罕故甘心反商爲北關內應  
因約反商叛夷阿台卜花反攻反商而猛骨孛羅亦  
助康古陸竟爲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反商因日焚



其巢往十八塞十六年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勦卜  
 寨棄其師入那林李羅壁成梁因縱兵直擣城下矢  
 石兩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堅城盡裂二酋奪氣倒  
 戈降成梁釋不誅班師還開原養謙謂反商弱多疑  
 卽殲諸酋立之不能有衆不如釋康古陸使和反商  
 諸酋見康酋釋不復疑而又畏我因重反商反商以  
 諸酋立而王台子孫皆全矣康酋再死再生德莫厚  
 焉刑莫威焉且反商許建州奴兒哈赤婚內倚中國  
 而外以姻重寢北關謀此實東陲長策遂釋康古陸

令反商以叔事之刑牲盟久之反商死撫其裔盡厚  
 而猛骨索羅修貢唯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又日與  
 北關相構怨奴兒哈赤漸從此收漁人之利矣奴兒  
 哈赤者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從  
 征阿台爲鄉導死于兵火奴幼隸大將李成梁幕下  
 成長乃颺去自雄東方漸北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  
 海受創奔就南關都督反商時北關遺孽卜塞那林  
 字羅方連西虜以攻反商急奴以反商匿其仇亦并  
 連卜圖之朝議諭反商歸海約婚于奴各罷兵奴



時時于撫順諸堡送所掠人口自結又斬木札河叛  
 夷克五十以獻且述祖父有殉國忠請得陞職長東  
 夷遂授以都督秩與南關等是時 萬曆十七年也  
 奴兒哈赤既竊名號夸耀東夷則勢愈強後三年竟  
 殲反商旋以保塞功加龍虎將軍自是勢益盛潛有  
 并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孛羅方酣于  
 闔南關不絕如綫奴酋益旁嚙朝鮮及黑龍江諸夷  
 三十三年乙巳奴酋勢益張漸逼莫寬李成梁請徒  
 寬莫新疆居民入內地棄新疆為旣脫已而奴酋強

勒清河沿邊參直復爭入貢車價語狂悖邊吏始倉  
 皇請兵設防而科臣劾成梁棄地啗虜罪三十八年  
 巳酉奴酋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塞又勒騎任撫順關  
 脅賞尋勾西虜宰塞爰兔等窺開原邊吏告急 朝  
 議急撫北關收宰塞以折其謀明年殺其弟速兒哈  
 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又圖其婿江夷卜吉台吉  
 台悉投北關金白二酋匿之奴修怨仇殺益壘南關  
 曠土糾西虜馳突清河間 詔徵薊兵赴援并禁糴  
 奴即詭奉款且計縻我兵北關乃可圖則益愬願不



背漢耕牧無敢淫于異日請質子爲信并訟北關匿  
婿狀朝廷信之未幾度我弛備卽圍燒金白十九  
塞我師援不至總督薛三才疏爲徃失策棄南關已  
過可令北關再折入奴乎東方憂滋大矣因發兵援  
之且請募兵屯開原以待其變御史翟鳳翀言奴意  
不在婿與女特假負匿兩端爲北關罪似不必以  
天朝作外夷提合強北關以必徙宜急救北關而別  
遣將駐清河撫順逼奴巢以壯聲援報可奴于是撤  
兵復款愬無他意而每發兵以圍獵爲名不知所向

當事者信其質子終伏視之李成梁死無羈縻者成  
梁子李如松戰死朝鮮李如柏罪廢李如楨雖提督  
西司房然門祚衰于成梁時所任遼大將多西人不  
能得東邊要領哈赤受市賞于撫順關佯搖尾不敢  
有他遼人士視益輕易宴賚皆惡草具負貂參之進  
無算卽廝養卒亦習以氣凌奴矣聞其時且有徵其  
妾入侍官中者人參產東北夷故事開原清河有兩  
市奴強從間道梗開原路盡要入清河北關生計漸  
落于是開原之牙儈共北關日爲蜚語譖奴北關許



奴爲媳之老女渝盟改嫁煖兔奴來訟開原道復左  
袒北關不爲判奴啣恨次骨後所云七宗惱恨者此  
其一也邊將吏不爲之講解時時大言奴必反又不  
爲備而奴益練習其部暗合兵法然貢市如故特稍  
稍愆期貢夷爭車價爲口實耳未敢明白反狀屬李  
氏世爲將居約久思借事令死灰復燃官府省臺間  
多熟路凡西將鎮遼者十不一全張承胤西將賢者  
會推鎮遼苦辭謝不赴李氏兄弟陰謀日但勾奴一  
動于撫順張將軍必無幸惟其兄弟可急使旗鼓一

建奴固我家所耶翼而封殖者易與也孰知其如潰  
川之不可堤障耶明年戊午奴果反降撫順備禦李  
永芳而殺張將軍承胤朝議溢湧特起宿將李如  
栢杜松劉綎柴國柱等援遼而命楊鎬往經畧之固  
俱李氏積素累舊者而括十萬金佐軍興詔斬奴  
酋首予千金世其職奴復歸漢人張儒紳等行間賈  
文請和以怠我師已又剋撫安三岔白家衝三堡經  
畧鎬兼程受事抵關請徵各鎮兵爲援時偵報奴合  
宰煖衆十萬北關喘立朝鮮已與之姻結且督匠造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船烏龍江而李永芳亦降爲之使已圍清河守將鄒  
儲戰歿賊殺掠萬計自三岔至孤山並連焚燬變寬  
之衆望風奔遁經畧斬千總以殉稍止久之又從撫  
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明年己未春援遼師徵調雲  
集廷議以經畧報奏久稽恐師老財匱閣臣方從  
哲票旨馬上催戰二月遂決策誓師分兵四道馬林  
帥兵從靖安堡趨開鐵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松帥  
兵從撫順趨瀋陽攻其西李如栢帥兵從鴉鵲關趨  
清河攻其南劉綎帥兵京馬佃趨寬奠督朝鮮之衆

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約期出師無奈主帥不一師  
期先洩至期杜松抵渾河則棄車營趨利半渡賊率  
兵萬餘忽遮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力竭師遂殲馬  
林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績劉綎獨縱兵  
深入連剋十餘寨越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  
攻衆大潰綎歿于陣惟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畧令  
箭撤回獲全師報至舉朝氣索遼勢益以不振詔  
以李如禎代如栢經畧鎬戴罪蒞事當是時宰煖諸  
莫並比于奴御史陳王庭請諭朝鮮屯兵沿江塞



奴窺寬奠鎮江之路并勅北關連屯開原俟奴犯  
開鐵卽襲其老塞無爲所給頃之奴帥部夷于撫順  
關外築城修塞并添清河路柵壕已又深入撫順更  
以偏師闖鐵嶺撫安等堡而新帥李如禎方與經畧  
總督爭亢熊廷弼以新推胥後命蓋自敗書初聞中  
外倉皇匝月爾後旋就怠弛上亦稍復寢格矣奴  
遂僭號後金建元天命黃衣稱朕指中國爲南朝顯  
抗衡爲敵國云未幾擁騎數萬從靖安堡入乘虛直  
薄開原又圍鎮西堡潘鐵奔潰上特簡熊廷弼受

經畧代鎬任遣兵部官招兵陝浙河南山東諸省  
差御史張銓按遼而逮治楊鎬以李懷信代李如禎  
時奴計搗遼陽盡戮朝鮮降卒以防內變又遣部夷  
佯綴我師而擁衆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塞及白羊骨  
塞北關相繼淪覆廷弼至以瀋陽城空難守決策守  
遼陽挑壕築垣借水爲防熊先是按遼風裁赫然至  
則旌旂壁壘一一改觀爲壇祭杜劉諸將凡縮胸者  
皆劔斬之獨鐵嶺守將王文鼎燕趙名豪也其親知  
多貴重有氣力新受事未半日而鐵嶺陷熊亦反接



古今通考 卷三十二  
之坐纛下監司諸將長跽請命終無所聽竟論斬堅  
壁屬士巡撫周永春請添兵守鎮江護朝鮮貢道佐  
聲援十二月雷震廣寧謀稱奴方遣奸細謀焚海州  
糧草約日截運餉會大雪士多饑凍廷弼檄總兵柴  
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給以扼賊衝明年奴輕騎  
出沒潛犯海蓋悉撤東邊縮新塞十餘里另起一城  
而反老塞諸夷于新塞合力拒守矣 廟堂之上妄  
意爲閒暇憐文鼎者修怨于熊據拾其它事彈文歷  
歷熊辨之強而語多不恭久之罷聽勘以袁應泰代

明年爲 天啓元年經畧袁應泰至袁清幹非大將  
才奴以數萬騎圍奉集監軍道高出奮兵赴援至虎  
皮驛奴遊騎見塵起遂引去攻畧數日殺擄頗衆僅  
以城免時總兵賀世賢尤世功擁衆弗救蓋三路敗  
衄以來中外爭以疎率相戒不敢藐視奴而輕言戰  
切切惟守是圖寇入門庭縱之飽欲而去不爲截殺  
奴于是舍老塞而結新塞近槃踞撫順深入瀋奉肆  
然無忌良繇我之指揮者習蒙蔽爲故智以掩飾爲  
長謀烽燧不明偵探常爽甚且張鋪滿紙掩罪爲功



任其大入大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創也。所從來矣。三月。奴載鈎梯。傾國士馬。渡渾河。深入攻瀋陽。圍守彌時。不克。下後。從東北面。累土填塹。登城。吶喊。城內應之。開門而入。城遂陷。守將賀世賢。尤世功。從西門出逃。總兵朱萬良等。扎營渾河南。以自固。不敢前。已經巡合議。撤川浙土兵。保守遼城。而遣朱萬良。姜弼。將兵屯虎皮驛。以爲奉集聲援。報聞。詔廷臣會議防禦。長策御史江秉謙。復議起熊廷弼。經遼。而奴已長驅進逼遼城矣。經畧袁應泰。督總兵侯世祿。李

秉成。朱萬良等。拒敵。應泰親出城督戰。按臣張銓。畱守兩軍相當。互有勝負。次日相持。又次日。奴衆擁砲車過河。結營東山。我軍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器。我軍不支。奴遂以步兵攻小西門。應泰急退入城。與銓東西分疆。嬰守監軍牛繼曜。從小南門突圍。被傷而走。有馬達賊萃東門夾攻。至酉時。小西門起火。奴兵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應泰知勢急。登樓引刀自裁。銓被執。罵賊不屈。死之。總兵賀世賢。降至曉。奴酋始入城安撫。令二叛將收集西兵。



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剃頭隨順是時諸將統兵在外者見城中火起知城陷遂潰或西奔三岔或南至海上而奴兵且四出擄掠已而奴下令括民衣又于東教場聚貨物分結西虜次日驅漢人赴北城屯民歸村堡百姓乘亂奔逸結隊南行者數百人奴復遣將南至海州傳諭歸順而人民已先剃頭待之矣獨東山礦徒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至者則擊殺之于是朝議布置三岔河守山海關四月修山海城原監軍高出且倡為棄河西以啗西虜之說為奴虜相

構我始得以固守山海旋為言者所劾卒就逮治監軍王化貞復請調天津水兵赴三岔河口登州水兵赴旅順海口聯海上犄角朝鮮壯南衛之勢以慰其心厚給紗花為我藩垣以圖恢復計疏入命如議給應又命議各鎮調兵限期毋致稽悞遣御史方震孺郵賚遼東復起熊廷弼兵部尚書經畧遼東奴復聲言進犯廣寧廷弼抵京上命賜尚方劍與便宜行事廷弼請揀京營選鋒報可久之王化貞遣練兵遊擊毛文龍領兵二百餘人赴河東招降叛逆



准以便宜行事文龍舟泊連雲島上蓋州致書蓋金復僞將楊于渭等勸其歸順以次進廣鹿給店石城長山色利海洋王家諸島獲其島官而安撫其民時有遼左衛庠王一寧者因城陷奔朝鮮求援朝鮮義之送歸國遇于石城文龍拉之襄事又招撫雙山等處屯民括其間頭角稍異者給與憲札銀牌以鼓之民皆踴躍稱快日扶老携幼聞風而至已又至朝鮮彌串堡令鎮江避難人民潛誘鎮江士民咸共響應次日千總徐景栢潛度送款且云僞將佟養貞出兵

抄殺城空可襲文龍于是進兵攻鎮江長驅登城賊衆潰佟養貞迎敵被擊仆地就擒斬獲無算文龍入城安撫百姓爭持羊酒犒師寬緩一帶城堡相繼歸附捷至稍爲吐氣然兵勢寡弱孤注海島援不可緩矣旋 旨諭登津速發水兵從海道前進策應王化貞調度廣寧兵馬相機征勦熊廷弼嚴勒兵將控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而遣郎中梁之垣宣諭朝鮮分兵犄角而給發糧餉陞賞毛文龍等官有差卽命之駐兵鎮江聯合南衛東山乘機進討已廷弼



奏兵馬孱弱不堪臨陣宜汰還另補并祈 勅當事  
 苟且塞責之罪奴襲金州時南衛屯民俱結聚鐵山  
 上奴衆仰攻被傷三四千人奴衆不能軍反報酋子  
 三人率兵八千走蓋州持一月糧困圍鐵山鎮江復  
 陷化貞催請益甲車輛及借援兵馬久之化貞以西  
 虜效順南衛東山之民鼓勇至于進戰而廷弼持三  
 方布置之說至于固守即鎮江之捷撫臣以爲功經  
 臣以爲罪意稍却 上以經撫議論不合着令會議  
 可否是時奴在遼陽未動王廷撫在廣寧收拾餘燼

欵西虜益樹黨條奏似亦有次第人情壓熊之伎倣  
 大半袒王而熊猶戀經畧節不舍持兩端則與 朝  
 議定巡撫居外當虜經畧居闕往來控制如是者垂  
 一年無事詎壬戌春奴渡河圍諸堡堅瑕相半攻守  
 幾積月實無意至廣寧已又進攻西平堡未下將斂  
 兵回營化貞遣總兵孫得功爲前鋒劉渠帥之以攝  
 奴方欲交陣得功分其兵爲二翼遜渠迎敵比接亦  
 得功遂帥衆奔渠兵見後帥奔亦相逸潰渠被傷死  
 得功舉兵降遁兵潰歸廣寧城內人民驚亂不順虜



者奪門而逃順虜者封府庫火藥至有設龍亭欲綁化貞迎賊者將領江朝棟入告急化貞遂倉皇棄城奔閭陽驛城遂空熊以九千人駐凌河距廣寧百餘里見化貞跳詢其故曰廣寧人欲縛我贄奴今空城盡跳矣熊懼大凌人亦將贄彼揮化貞曰公前行我爲公殿隨燒絕一路屯堡跳至闕越三日奴偵知廣寧城空始以輕騎追襲見驛路燒殘無糗構井竈可資乃徐徐東去于是燕趙諸公起刺熊若曰今而後得反之也經撫並檻車徵置獄以太倉王在晉爲經

畧駐闕東筦人表崇煥以邵武令從計吏入京請纓得僉事備兵寧遠奴踞遼瀋曠河西不居爲甌脫廣寧城衢盡荆棘五百里烟斷在晉疏曰東事離披一壞于清撫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爲危局再壞爲敗局三壞爲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矣故今之經畧比前事勢更難而今之任經畧者比前之責任更重惟異議者洗心滌慮毋互相舛戾得以一意展布爲便且以社稷山河之



重而根基命脉寄于一丸泥隄防稍踈安危立判左  
山右海人以為天闕地軸而不知實無足恃何也闕  
以外付之祝融燒殘之餘燼徒存闕以內惕于風鶴  
奔北之驚蒐未定鈍戈敝甲委頓成丘廢堞頽垣凋  
零度歲將恃兵力乎恃人心乎恃地險乎所恃者  
宗社無疆之福耳夫自古內嚴而外自治內安則外  
不危則今日莫急于憂內乎而內患宜防也內奸宜  
詰也內備宜飭也內衛宜嚴也內供宜節也內應宜  
急也此五者皆所不可不加意者也已逮熊廷弼王

化貞下 詔獄授毛文龍總兵登州判王一寧贊軍  
務秋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櫻桃塌湯站等處賊  
級馬械有差尋上疏曰三方布置之謀以廣寧為正  
登津為奇今則山海宜守登津宜戰若就登津較量  
則津兵當以應援山海而登萊接聯旅順密邇朝鮮  
但令各島聯絡其中或招或勦或進或退或合或散  
出沒海上神島間之奇謀用登鮮之聯合固非特牽  
制奇着實為恢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宜以陳大  
韶從三山島入守旅順則登津朝鮮之水路通王學



古今通考 卷三十一  
易從廣鹿島入守金州則彼此牽制有牽然之勢宋  
鵬舉從長山島入守復州則斷奴酋之左臂劉可伸  
從石城島入守海州林茂春從小松島入守蓋州程  
攸從麗島入守岫岩張忠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除于  
鮮鎮寬巽間并相機直入奴寨且分且合以疲其力  
且進且退且戰且守以挫其鋒譬彭越肆楚之法孫  
子懼吳之術虜之逸者勞合者分而後臣督率衆官  
各兵憑山扼險直逼遼城山海關更出銳師以蹙之  
如山海扼其脛三岔截其腰臣等于東南拊其背而

躡其尾奴可立滅也。未幾奴酋進攻廣寧抵十三站  
等處戮遼民之不順者又執少壯奪其妻子遼民多  
結聚錄州城南已還兵奴自住新塞李永芳住遼陽  
而四發兵防守一枝守鎮江防朝鮮一枝守南衛防  
登萊一枝守廣寧防西虜又遣永芳渡河至廣寧差  
遼人齎多金進邊偵探關上兵馬時款夷爲哈喇博  
大罕酋孛羅贊伯彥黃台吉及朵顏三衛諸夷來莽  
二大部暨三十六家而中有答喇明暗甌兒計台吉  
及王燒并不受賞尋諸夷亦勒之受款有反青者晁



貪橫奴賫金購之與欲之婚煖太之侄爲反青婚經  
臣王在晉令人間之而虜之近廣寧者爲墩虎兔虜  
中之王稱慙者昏酒色無遠志其叔腦毛太專權得  
衆又老而不能自強故奴不購慙而購反青慙貪二  
十萬之賞具金繒莽段皆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絕其  
弟虎慙往往與奴陽離陰合以嘗我又哈喇慎三部  
自言黃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滅遼共誓復廣寧以  
洩忿且欲糾召卜火諸大酋合攻大寨西虜以慙爲  
主○慙○之○順○逆○西○虜○所○視○爲○向○背○亦○東○所○視○爲○重○輕○故

講賞惟慙之費鉅而貴英恰者虎酋之倖臣也所部  
日朗素其人則桀驁其言則滑稽其舉動則貴重而  
不與諸名王狎至是奉慙令來索去年秋并本年春  
秋諸賞經畧王在晉使通官告之日廣寧爲受賞之  
地○廣○寧○失○何○以○賞○爲○去○年○費○巨○萬○金○而○虜○部○未○聞○大  
至○以○致○廣○寧○陷○沒○慙○實○悞○我○何○以○賞○爲○我○兵○當○關○數  
十○萬○尚○欲○殺○奴○何○有○西○虜○不○款○則○戰○耳○何○以○賞○爲○如  
此者徃復論折虜不能難通使委曲調劑僅與本年  
秋賞以羈縻之虜始就盟至期令道臣閻鳴泰表崇



煥等出關俾令鑽刀軟血定盟願助兵滅奴若奴兵  
至而慙不援則賞革若通奴之路背盟陰合則罰皆  
指天爲誓而款事報成此外則有鎮安卽宰賽也及  
紗花皆願受款蓋紗花切近于奴奴動紗花必先知  
之奴地距虜三百里若不結虜必不敢深入而虜乘  
其後不得志于我不能歸故西虜旣款我無以挑之  
必不動奸細無以中之必不動故款虜爲當日急着  
第其間亦有可虞者虜素狡詐今用遼人遼人益爲  
唆朶顏諸部亦漸生需索昭明信于犬羊責寒盟于

羶狗難爲久要不忘之事哈喇慎白顏台吉原非薊  
鎮之虜乃罕索羅部窺我之弱徃徃借助兵之名率  
衆索賞而臨邊止數百騎烏足勦奴且助不可常賞  
遂爲例索而不與寃必啓釁又先是五路頭目妻子  
爲貴英哈所占頭目憤投紗花紗花不能養又投奴  
酋奴用之以守廣寧而以真夷雜處其中已而聞我  
圖恢復遂悉遷五路投降之虜于海蓋間而用真夷  
渡河以居守萬一用投降之虜混我以爲款虜則禍  
患興于肘腋之地凡此孰非可虞者要之權以款爲



古。今。治。平。畧。卷。三。十。二。  
羈縻使雖不爲我用。亦不致爲奴用耳。至于自強之策。要以戰守爲本。久之王在晉。召還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畧遽難得人。願出關城董兵務。制可。而以張鳳翼爲登萊巡撫。三年癸亥。永寧大捷。復州。僞總兵劉愛塔謀內應。不果。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時奴設立瞭臺甚密。以柳爲號。比傳烽尤速。毛文龍既素知蒲蒲等處遠近險易。已聞奴有西寇之期。遂指授諸將將分兵五路。文龍親爲策援計。我設疑。彼必傳柳將歛兵內顧。遂設空營三。以疑之。復令杜貴

相機直冲憇水店。于是奴兵自相蹂踐。全軍潰退。文龍以捷聞。久之鳳翼疏曰。他無所不守。則兵無所不分。奴全隊衝鋒。而我以偏師拒敵。卽極精極銳。猶虞多寡之數難當。而乃器械不充。強半是執挺持竿之衆。盔甲不備。大都皆赤身露頂之人。且馬匹以水草之非宜。而莫由問富糧餉。以內地之告竭。而屢見脫巾最可慮者。城被燒殘。在在盡頽垣敗壁。人當挫衄。時時驚鶴唳風聲。雖輔臣極力綢繆。苦心率勵。然八城畚鍤。非一年可就。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甦之。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二  
病倘天不悔禍。奴復窺闕。四顧旁皇。誰爲衛霍。故今議勦。不能言戰。不得計惟。有堅守。庶幾安將。膽而固。軍心。然守又非。以五大部。僅僅乘障。于十六里邊城也。假令奴避實。繫虛。從寧遠走界嶺。桃林。又或因利乘便。從前屯犯一片石。浸假而造。作浮車。用紅夷從海而來。我何以應之。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繹此而闕門之守。思過半矣。故守闕之策有三。其一。以山海爲家。

當以前屯爲門戶。以寧遠爲哨探。以一片石。芝蔴灣。爲左右翼。共置兵二萬分屯。駐練且耕且守。奴不來。則用趙克國困罕。開法。奴來。則用李武安守雁門法。養威蓄銳。俟我生聚。多訓練。熟然後興問罪之師。此正着也。其一。以前屯爲家。當以寧遠爲門戶。以廣寧爲哨探。以興水城。覺華島。爲左右翼。屯兵二萬。張疑設伏。漸進。漸逼。諸虜可便。則如督臣誘哈喇紇。與之仇殺。以伐其交。叛將可通。則如輔臣間劉愛塔。與之疑。二以潰其腹。乘機觀變。候彼釁可投。隙可抵。突然。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爲批吭之舉此奇着也其一以毛文龍爲前茅以沈  
有容爲中權以查國芳爲後勁使舳艫相望風訊時  
通又善結虎酋假金白復仇之舉聲言水攻老塞陸  
取新城奴必狼顧狐疑不敢出遼陽一步而榆關將  
假以粗安此虛着也夫正以待其來是堅壁清野之  
法奇以俟其變是處女脫兔之法虛以亂其謀是多  
方以誤之法總爲守關計耳而關門及水兵非六萬  
不足以壯虎豹在山之勢扼鯨鯢橫海之氛不然我  
之所防在此奴之所攻在彼彼瑕旣動此堅亦搖關

以西尚得安枕乎今關外業已分派兵馬宜簡才智  
沉雄之將出而料之庶信地分明人無推委城池修  
守士可憑依當必有蚤夜圖維出死力而悍嚴疆者  
何至安厝火坐燕堂以奴之不來爲幸哉未幾文龍  
又偵知涼馬佃爲奴牧所于是領兵萬餘分路夾攻  
克之時奴情蠢動文龍調兵三萬裹二十日糧兼程  
而進至牛馬島分爲三隊奮力追殺斬獲夥級器械  
甚衆冬西虜哈喇慎郎素犯邊叅將王楹死之輔臣  
孫承宗令督臣安撫哈喇慎及奈台吉等毋相鼓煽



頃毛文龍又奏烏鷄關捷并促發餉百萬以爲覆巢之舉巡視西城御史崔奇觀擒獲奸細韓宗功伏誅四年文龍擒賊將金重德又敗奴衆于高嶺沙松牌獻俘奏捷久之奴酋旋率萬騎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創之後文龍帥兵至把骨寨骨皮峪分水嶺三戰皆捷自是收復金復等處由金州至永寧堡蓋州以及清河寬靛陽湯站鳳凰城并鎮江一帶幾千餘里秋獻俘并懇恤戰傷及旌擢有功將領以示激勸時樞輔孫承宗出關已疏敘前屯趙率教寧遠將滿桂

等爲能安撫難民開屯荒地馴服款虜簡棟丁壯省國費而得人心俱宜加擢總兵以風勞臣旋以文龍海上屢建奇捷陞秩賞賚仍命相機進取以奏成功自南四衛爲戰場惟金州東聯海蓋南近登萊爲彼此必爭之地遊擊張盤以孤軍雄據其地而兵力單弱旋爲奴兵所攻退保旅順欲圖恢復而孤軍難恃登撫武之望議城南至旅順一百三十里三面距海惟北面狹束東西相距僅十里許挑斷此地引海水以自固設墩臺以防守則百三十里沃壤可屯可耕



即可團聚遼民數萬人而金州以南旅順以北遂成  
不拔之基已部議允行戶部議裁登餉十萬應之諫  
鎮以挑濬之費未充尚未舉行而張盤駐旅順朱國  
昌駐長行島曾有功駐三山島自若也無何有功擅  
約盤國昌率兵破土興功及國昌盤至有功爽約不  
赴旋遇虜騎猝至重圍我師盤力戰被執國昌罵賊  
陣亡奴兵復攻旅順城破屠戮一空有功聞變潛匿  
不救報聞部議旅順口直對登州爲我師東渡之  
門戶宜如前議濬河爲固不容再計而前以戶部議

裁登餉事遂寢閣夫計數萬金之費棄一百三十里  
之險是所省者小而所失者大宜給足其資以勦成  
之便自是島帥文龍撤回旅順殘兵與登撫議不協  
命兵部酌議平之是年秋有降虜學庠劉伯强者歸  
正因用之爲遊擊誑稱四王子在錦州兵不滿三百  
我師過河遼民卽殺王子殲其衆以歸總兵馬世龍  
信之遂調叅將李承先魯之甲統兵直抵柳河口渡  
河攻趙州比兵至奴已傳烽燧伏兵四起我兵不敵  
棄甲奔逃奴躡至河上承先等扎營未定賊兵突至



承先之甲拒戰被創而死。樞輔疏聞。詔督撫道將嚴加防守。冬十月。以兵部尚書高第爲經畧。尚方劍以行。旋以之望與文龍愆。改之望南兵左侍。六年丙寅正月。奴酋率兵過杜家屯。至葉英圍札營。已進大凌河。至松山。經畧高第疏請調兵赴援。上曰。何平日索餉。則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乎。下廷議。兵科羅尚忠謂今日之兵。不可調。又不可不調。何也。兵勢旣微。則無以實內地。然求調不應。又無以壯軍心。竊謂樞臣宜權內地之緩急。多寡酌量。應調急

地。不可調。緩者較可調也。兵少不可調。多者較可調也。經臣亦宜權關外之緩急。多寡增置。調兵少處宜增調。較多者可無調也。急地宜增調。較緩者可無調也。關門與寧遠孰急。見在之兵孰多。守關門城爲要。着守寧遠以守關門。乃爲穩。着則守寧遠尤爲先。着如第就關門論。止應及時修築。逐日簡練。兵至數萬。亦不爲少。如寧遠險隘。萬分可恃。袁崇煥肝膽筋骨。又堪倚仗。便當藉之爲干城。不可以之爲孤注。經臣旣在關內。鎮臣楊麒。便當練兵出關。與崇煥併力。堅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壁願經臣之斷而畫之亦願樞臣之審其成畫以爲  
應調而毋泛泛應之也總之闕以外遠一步則有一  
重之保障近則偏而危矣闕以內近一步卽有一處  
之應援遠則遙不相及矣伏望 勅諭順天撫臣卽  
督各道練兵繕器以待不時之需已下 廷議酌援  
寧遠之策尚忠又疏曰救援寧遠一着關係呼吸卽  
乞 聖明定斷未遑俟衆論而集之也蓋闕門以外  
一片石喜峯口等處尚多瑕隙獨寧遠爲扼要舉朝  
亦明知寧遠之當救乃有謂我兵一出必且舍寧遠

而屠援兵不如姑且聽之惡是何言也夫所貴乎兵  
將者爲君父不愛死也若惴惴焉虞冒矢石而潛伏  
城內是匪以兵守城乃以城蔽兵也以躲爲守猶之  
以逃爲戰是何言也然則能逆救兵之必勝乎則又  
難言之矣闕門剝削已久各兵艱苦備嘗甚至無甲  
又甚至無衣多有質弓矢以舉火者驅饑寒氣緩之  
衆而逆其無失職則何能第斃于饑寒與斃于戰鬪  
等斃也失兵于寧遠無事之前與失兵于遠寧有事  
之後等失也萬一有救而無失則其功德又不可量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矣今宜嚴諭樞臣速簡兵力之驍勇者多發以厚其勢與前屯趙將之兵併力東向特其進兵之際未可踈鹵定用酌量或故出疑兵或潛用間諜卽不然止拚此數百餘兵用金鼓砲火列熾燃芻以亂其耳目而貳其心志卽不却步能無却意耶迺若哨探已斷亦豈無法寧遠之探所以不至闕門者恐城開則奸進匪僅惜一生命也寧遠不可來闕門獨不可往乎卽擲一人以往偵得消息亦可乘機應變倘經臣善用軍法則畏敵不勝畏法哨役援兵一時並有其人

矣尚方之劍豈徒爲經臣虛張聲勢已耶得吉山海藩籬全恃寧遠關外堡障全賴袁崇煥豈得視爲孤注令其坐困該部卽諛傳與經畧鎮臣作速發兵救援倘有疎失并以守備不設論已而奴酋進攻寧遠先擊西南城我軍出大砲打死無算尋復攻南城推板車遮蓋用斧鑿城數處崇煥令細柴燒油并攬火藥用鐵繩係下灼之賊兵斃退又選健丁五十名隊城而下以棉花傳火藥焚奴戰車殆盡奴却營五里已又燬遺糧鑿岸水以困之不越日復斃于火砲



奴力屈拔營奔遁當是時虜氛孔亟而當事意氣方  
新將率用命却禦有方故能成功是時島帥文龍亦  
督兵深入奴地令易承惠等進攻威寧營林茂春等  
進襲海州皆有斬獲奴聞以故歛兵而返二月经畧  
高第奏報虜情命陞表崇煥僉都御史將領滿桂  
趙率教實授總兵軍士犒賞有差且命援兵既集  
當逐虜過河各路口宜嚴加防禦已高第以病辭免  
從之而命崇煥巡撫遼東時科臣黃承昊欲散遣  
遼人出關崇煥欲籍遼人以復遼兵部議遣壯丁堪

爲兵者赴寧遠立營操演其有家屬相隨者安插以  
資其屯耕久而南兵漸可汰回所省餉費不少便已  
而毛文龍來報五年十月八會寨之捷科臣薛國觀  
言今歲春初奴犯寧遠雖經挫折然攻圍屠掠逍遙  
內地者廿餘日而文龍且上言去歲十月間事其于  
入犯禦平未聞猶且得日偵探最直聞風撲殺者耶  
何以牽制爲哉因命獻俘非真正渠魁自後不得  
輕瀆文龍當圖成功毋事虛騰塞責已崇煥請以總  
兵趙率教駐前屯滿桂駐寧遠分屯而守更迭爲援



夏五月虜報甚急督帥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糧餉一切軍需以爲防禦實着文龍又馳報會安堡之捷崇煥尋與滿桂不協徑奏列兩鎮參差命調桂別用以左輔代自是與督臣微有不平互相爭辨特勅令趙率教移鎮寧遠并速選將駐守前屯六月奴酋侵并西虜部落炒花并其子反安兒逃逸虎兕諸酋會兵欲圖報復文龍乘其東侵進攻敗之于大石門嶺七道河擒獲解俘獻捷七月崇煥議以滿桂鎮守山海駐關門兼管四路文龍疏辨牽制之功請無移

撤東江兵馬以終其局上命不必移鎮着部給以所請器械糧餉及一應軍需焉是年八月奴酋死諸子爭立七年丁卯正月奴酋來襲鍊山文龍領兵拒禦時麗人苦遼民擾害暗爲奴前導比至奴兵易麗人衣服截殺沿途撥夜大王子因率八萬餘衆圍守鍊山欲生致文龍文龍潛避雲從擊傷都司毛有俊劉文舉等兵民逃竄奴招撫之已大王子直搗雲從文龍復潛逸關口持火器衛守尋料奴兵必入皮島而差內丁都司毛有見等領兵分路禦敵如兵勞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一  
苦不備堅壁不動奴坐困多日不能前犯久之退回  
宣州下營怒爲麗人所給徒傷失兵馬未獲文龍隨  
攻麗郭山義州安州等處肆其焚掠文龍因收兵走  
間道設伏以截其後奏 聞 命給餉接濟以壯軍  
聲而崇煥請發水兵爲東江之援 制可奴兵東犯  
朝鮮君臣播遷 命寧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挑選  
精銳輕兵直搗以牽奴後而紓屬國之急崇煥因令  
總兵左輔趙率教朱梅等分三營進逼三岔河爲搗  
巢之舉已而東江將士毛永顯高萬里等相率叛逃

尋又報襲敗奴兵于义州晏廷闕口等處是年西虜  
亦蠢動宣府告警旋入犯甘肅撫臣督兵大破之捷  
聞已又 命闕寧增定大帥分派信地聯絡聲勢而  
杜文煥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輔  
駐大凌河滿桂仍駐關內乃 賜劍以重事權焉崇  
煥復奏欲購紗花立援 命多方講析相機宣 諭  
務令懷我威德共作藩籬五月榆闕傳警奴兵渡河  
有直闖山海之勢下令防虜已而率兵十餘萬攻圍  
錦州總督趙率教用炮火矢石擊却之至七月復大



舉入犯我兵遇于箴籬山酣戰殺傷頗衆奴鋒大挫  
尋進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射死酋子二  
人錦州圍解當是時奴四子雖名貴而其長子與諸  
子各有部曲勢不相下相忌生壘微有以情輸東江  
者又稍經大創伎倆頗盡時議者謂宜合寧錦之兵  
與東江之衆各分爲數隊遞發一軍以擾其東寧錦  
擾其西彼必呼集而應彼集則我散彼散則我伏果  
更番迭出使其一國之衆疲于奔命而我且由錦而  
義由義而廣寧漸進以逼之使竄還故穴則有坐而

受縛耳然是時魏忠賢爲政無畫一之議崇煥亦坐  
口語歸是年秋今上握太阿運斗杓前薊遼督撫  
率以媚璫罷復起袁爲督師召對平臺袁以五年  
滅奴自任上甚股肱倚之久之遣西僧喇麻弔老  
奴喪往還皆如禮奴酋亦遣我降丁遺表土物致款  
書用印稱國號袁諭其去印與國號奴並無所難復  
遣來書奏上不發抄語不得聞大司馬王公洽謂侍  
郎熊公明遇曰督師擬與奴款恐是和之別名熊詰  
王公曰公何以答王公曰彼能東出撫順關還我遼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一  
潘則欵與和亦前事所有今失三公之東則以何地  
爲鴻溝乎是時識者頗訝袁敢欺謾爾爾頓悖平臺  
五年滅奴之對耶適東江有賫奏官至部熊公密問  
其曲折對曰奴立其四子爲可汗諸子各有部落不  
能甚和行法亦不如老奴信必魚皮達子業已散如  
今彼中真達子獲我遼陽財物婦女各成家計知享  
用不似往時窮苦狠拚命疾力戰亦蓄我遼人爲丁  
不成軍鋒毛總兵新得劉愛塔盡悉其底裏東江倘  
得馬萬騎餉百萬奴不難平也于是崇煥屢見之章

疏而我人之奸闖者每教奴舍遼闖薊然于文龍不  
無反顧迺結親束不的爲西道主崇煥誤信束酋以  
爲欵事成將不煩折矢以歸我河東地豈不大快而  
賺文龍爲異同已已乃僞遊島上佯言觀兵使壯士  
袖鐵椎椎文龍因劍斬其頭曰此跋扈將軍也文龍  
死奴諸子勢不得不合則因謀于束酋爲買積糗草  
卽于是年夏或遣數十騎或三五騎零星渡三汊河  
我偵者忽不知其所往至八九月間騎漸集朶顏三  
十六家獨束酋疆餘窮苦無賴奴結其疆者而食其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弱若腐肉之齒利劍無留行也于時 朝議方以清  
汰爲事薊撫王應豸奉行失實突以清餉五十萬  
聞應豸以魏璫驟貴藉此結 主知弭前失不虞三  
屯營兵丁科等脫巾下烽臺爲亂也比事小定應豸  
以檻車徵置獄用王元雅往代猶主清汰如故方減  
額併伍各隘口城守尖哨盡失戚將軍初意奴酋遂  
擁三十六家諸虜于十月二十七日從大安口入守  
兵盡雉兔逃匿烽火不舉寂無知者本路將倅不能  
敵卽削髮降賊三屯營雖設有總兵軍民先虜未至

已逃盡鎮帥朱國棟僅以身殉十一月初一日奴騎  
薄遵化山海總兵趙率教領副將二員馬兵五千來  
援札二營于城南五里龍山之陰奴連札十三營衆  
寡懸絕一戰而率教與其副皆陷沒初三日肉薄攻  
城用奸闌在南門大呼曰賊已上北城矣城南之人  
轉瞬北顧則奴兵業有梯而先登者城旣陷元雅自  
殺有鮑承先者于 天啓元年援遼爲奴所擒奴參  
之日又遂爲前鋒領精騎三千攻剋城堡皆彼爲導  
師遵化之陷彼請奴子入城收府庫約諸生謁奴如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上宮禮奴子能華言妄意安民頗作講譚誣天語承  
先復詒諸生日秀才不讀書乃守城乎可往西門受  
賞其人與銀五錢乃生閉甕門遮研殆盡承先于遵  
紳馬思恭有雅故賈氏亦世宦也因緣降奴各受僞  
命守遵化反拒我師承先領騎四散攻掠馬蘭叅將  
李萬春與承先有雅故被詒降併受僞命守馬蘭遵  
素富饒奴所掠金銀幣帛悉以車馬駝騾重裝出口  
併女子年少者咸驅之去而順義豐閩玉田一帶皆  
望風奔潰所恃爲 京師翰蔽惟薊州一兵道駐焉

將卒視遵差減劉總督策旣固密雲復自密雲往薊  
圖守禦特塘馬盡跳羽書斷絕樞部所使偵卒咸畏  
虜不敢近據風聞還報遵陷三四日 京師尚無的  
據至煩 上親出帑金購死士密往探京營軍皆未  
經戰陣無武蠶精兵可急使先已有 旨令督師入  
衛以信五年滅奴之志崇煥于是選騎率總兵祖大  
壽疾力進路逢劉總兵督于薊麾之去日這畸零夷  
賊我自有法度處置不必以衆禦各阻圍守信地及  
奴薄薊崇煥又差人持虎珀數珠銀碗與束酋求其



和好退兵且上慰安疏云奴特來送死耳不足憂時  
賊勢大祖帥各兵俱集薊崇煥觀望不出戰 上屢  
有 旨責諸將嚴守薊毋令越薊西一步劉總督爲  
崇煥阻仍還密雲護 陵寢大同總兵滿貴宣府侯  
世祿各遵教至督帥素不狎用滿帥彼此俱相忌各  
處援兵無紀律沿村搶掠害與虜同被害者聞援兵  
便以爲袁兵云蜚語入宮府 上以拒奴急不問也  
第責大司馬洽偵探不早褫兵機下法司以申左司  
馬用懋管部事時廷臣集議須一重臣鎮通州爲

京師犄角爲薊門聲援特起舊閣部孫公承宗于家  
亦慨然就道陛見 上卽夜令遍閱內外城壕意畱  
掌中樞次日仍遣往通用初議也或曰閣中有爲其  
資前到閣任不便者比奴薄郊圻督師在薊不聞堵  
禦于先又不襲擊于後反從間道先抵都城人情駭  
異謠言洶洶咸謂督師特爲虜前導也朝紳亦半異  
之督師不覺以勞疲求入城少休 上心益疑不之  
許也但遣官犒勞之前一日奴酋已逾三河逼通十  
里而陳通城先集撫鎮關漕各官兵將未有端屬閣



部乍至不辨士馬孰精強倉卒未能遣出擊奴酋遂  
逾通直抵都下時十一月二十日也廷臣陳城守方  
畧章交公車至是懸簾播木火砲銃石布置森密  
上猶慮在事諸臣莫肯實殫心力特遣中貴李鳳  
翔提督京營位次總督居協理之左內外各門皆用  
勲戚中貴與文臣協守中貴力持門禁堵寨不開卽  
軍機文書亦令總城出入嗣以徇情怠弛罷協理李  
公邦華李在京營清覈虛冒過嚴軍人冒者銜次骨  
謗議甚憮賴上聖明得無他以閩左司馬夢得代

之上又夜私幸巡城上懸簾窄薄不稱曩日逮工  
部四郎杖闕下並張大司空鳳翔下獄焉自是人  
心悚策晝夜罔敢懈京城守備甚設西洋大砲每一  
發聲如雷震奴亦逡巡不敢近然京軍悉用以城守  
僅擇選鋒八千令副將袁信施洪謨統之擬出城外  
札營爲護然亦以孤注未決出所仗者各邊兵督師  
所統祖帥一軍雖精然不滿萬騎滿帥侯帥兵各無  
紀次山西張鴻功兵抵良鄉聞賊至反肆掠跳去督  
師見奴勢張不敢動滿帥粗朴驍勇無大慮然敢戰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邀擊零騎微有斬獲然其騎亦殺且盡奴酋所忌仍  
在督師二十七日竟突督師營祖帥悉力堵拒火砲  
擊死甚衆且殲其一頭目督師以捷奏 上特宣進  
面加慰勞有殊錫期以旦夕剿奴督師意俟援兵齊  
集一大創不輕發挫威且猶二心款議以要城下之  
盟虜數徃鄉村掠食按兵如故 京師內外官咸用  
前疑復騰謗且有殺了袁崇煥達子走一半之謠諸  
勳戚中積不平督師擅殺毛文龍又入民謠咸諛滿  
帥而以督師前奏捷爲欺十二月朔日 上復召督

師暨帥祖廷對面責督師胸縮不戰狀滿帥亦在  
上前謾糾督師奸欺昔在薊州何以力阻劉總督兵  
不同心擊賊放過韃子犯 京師督師語塞下 詔  
獄卽令滿桂總理各鎮軍務不復設文臣經畧祖帥  
惶恐而出翌日軍城下督師暴繫城上中貴多謾罵  
遼東人有二心或飛石擊之祖遂率其一軍東歸過  
通州閣部遣石都司擗之泣陳京兵咸指遼兵爲奸  
細從城上拋石擊死五六人遼兵逃死耳寧隨返信  
地束身待罪閣部爲疏陳 上下 旨慰安令立功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自効先是閣部初至以馬世龍雅故請出之獄復其  
官稍稍集其家丁舊部營城下閣部慮祖帥有他則  
以諭帖便宜遣馬帥往追直抵關祖帥已開關出  
馬帥力爲講解 朝議復用閣部駐關上鎮之祖帥  
毋忠智識大義亦大罵祖帥曰 朝廷有急汝今不  
顧門戶家族耶我老婦人不能爲汝擊獄沒作官婢  
祖帥乃憐然回關云當閣部以便宜遣馬帥時京城  
人蜚語亦洶洶及報祖帥回關而後喜可知也時奴  
見京城守禦嚴西洋砲一擊十數里倖難近攻思絕

我外援已乃移兵之良鄉良城斗大先爲西兵掠空  
莫可守奴至直入殺三千人遂謀攻涿州 上聞卽  
令樞部發兵往援未有馳赴者幸李總河若星山東  
巡撫王從義山西巡撫耿如杞保定巡撫解經傳次  
第入衛故馮輔銓家于涿亦捐資募人共守會西洋  
大砲至涿安設城上連發如雷震奴距涿三十里不  
敢近乃掠固安房山霸州一帶固安令劉伸初亦督  
兵民守禦甚力厥後不能支奴怒其拒命入城屠戮  
甚慘伸帶印匿死屍中得免其家口七十人無一畱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者奴至房山城外神廟有道人趨前獻茶因動以先世陵墓在房房民固守陵戶也酋大喜遂不甚加害霸州駐有兵備道先托故他適奴兵至士民悉跳僅存空城門大開酋洞疑不敢入所擄掠子女財物充勃于路用騾車輦去從原道運出口且馳視京城未旬已因復返良鄉進發自虜去固安日前各鎮兵集涿者俱已抵都申左司馬用懋旣正樞席因令諸將畫地分營令各摩勵以須而總節制于滿帥申亦醮滿帥四拜滿帥受總理命且半月亦奮欲殲奴自効

則同孫祖壽麻登雲黑雲龍三帥軍標巷以待先是  
有布衣申甫者故南京僧畜髮爲山人與庶常金聲  
游慷慨談兵自稱習車戰聲特薦于 上召對稱  
旨授以都司甫不欲受人節制旋擢爲京營副將聽  
其招兵訓練自成一軍卽改聲爲御史監其軍押督  
糧運至是草草造戰車已具器仗糧料如所請乃所  
募皆燕市游手傭徒十二月十四日自京起行次日  
將至蘆溝橋奴卒至師未成列奴騎倒衝陣後甫與  
諸兵卒盡陷沒奴則至標巷滿帥等四營悉出戰頗



用砲擊死彼千餘實皆我降民剃髮者奴僞退十里  
我兵追擊又僞退十里至夜潛兵以進首劫孫營兵  
爲遮研殆盡滿帥等始覺倅起敵各營皆已被奴兵  
潛入反燒我火藥擊我銃砲煙焰漫蔽各亂兵踣藉  
不得出任其遮研滿孫二帥皆陷沒麻黑不知所往  
或曰爲奴所擒云時十二月十七日也初奴僞退時  
道路謹言我兵殺奴騎且盡殘兵無幾行遁去京中  
小民沿街拍手相慶部科報聞 上傳旨云賊夷狡  
詐須探諜精明不得但據道路之口逾日偵聞始知

申甫一軍皆沒滿帥等四營全潰尚未審奴之去向  
也奴前掠畿旁州縣時老營仍劄南海子遊騎往來  
不絕多出沒西山煤運中斷京城煤價每斤至十錢  
柴半之小民艱于舉火且藥局暨倉場屢火不無奸  
闖歲底刑部獄囚更燬房逸出思逞使奴酋尚在郊  
圻事且叵測在京小夫憚臣之徒憤耗不知所爲計  
不幸作大馬決而已中外邸報俱壅闕不通各省巡  
撫選兵入援多中道奉 旨回惟甘肅巡撫梅之煥  
萬里入援次年抵京坐兵噪罷歸爲總兵分過也是



時全倚。聖主如天之福。奴都督阿卜泰感病思歸。遂援營而東。數日而京兆遣人探知。始出示安民云。上亟命該部禮部陣亡殮滿孫二帥遣宗伯致祭。令京兆掩骼埋胔。仍責職方兵垣查卹不早鑄級視事。申甫所募兵八千。僅存隨金聲押運者七百人而已。中貴謂其費金錢鉅萬。師徒撓敗。闕然詈聲。亦上書自劾。上以甫本念亦忠。仍宜從卹。于聲不之責也。奴之東行。繇遼縣近郊。至張灣。燒盡守東糧艘。入灣城。殺三千餘人。擄掠子女衣帛。踏河水就裝去。

往香河寶砥寶砥令史應聘有知畧聞奴來卽于各神廟暨鄉紳家素有青黃蓋若干張置城上。又令人扮丐者。捱近奴營。俟其詰問。詭稱各鎮將領入京。適集此奴。遂不逼徑往永平時。陝西及延綏寧夏各總兵奉詔勤王。兵具列城外。無耑統科臣請復。詔設經畧部院。上因新遵撫梁公廷棟。召對有條。理命之總督申司馬以不稱罷。微聞武臣中有不樂文臣節制者。密疏于上。上乃晉梁本兵而擢馬帥。爲總理。發延綏總兵吳自勉保定總兵曹鳴雷先往。



古今通纂 卷三十二  
薊駐防截奴歸路馬帥方自關上率兵五千人入京途遇酋護軍者用砲擊殺劍斬百餘級稍奪回輜重子女入城陛見上重加賞賚仍命其亟趨關寧馬帥遂于庚午正月初二日陛辭北行初三日報奴入永平境遷安令投降次日設餞郊外郡有白養粹者備兵開原道時與奴有雅故獻永平城率百姓鼓吹迎奴入矣馬帥阻不得前進仍與吳監軍御史阿衡駐薊奴既拔永遵二城大隊直往關寧我兵中隔聲息莫通所幸遼帥祖大壽前受慰撫捧詔感泣

已率銳士入關受閣部指揮疾力戰奴死砲下約六七百遂不敢前關門賴以屹立又劉興祚卽劉愛塔先入奴巢爲堦跳歸東江後至關帶有健丁路倅與酋直亦擊殺數百人身竟被創死又永平屬昌黎令左應選係晉人疆力果毅督兵固守其邑酋攻圍七八日疾力布梯欲登多被矢石擊死竟不得志去第益兵往遵化護輜重從原口出大隊仍駐永平京營副協理劉之綸原以庶常請纓者召對時稱旨感恩欲自効當奴退時奮勢請領兵追襲除日離京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沿途值奴零騎亦有斬獲功至是與馬帥連軍薊東  
籌度前進奴以婦女爲間詒之日遵城空可襲也因  
進兵誤入奴伏中狼狽失據全軍皆沒馬帥僅以身  
免奴復欲旋師逼薊幸薊城新堅各鎮援將如延綏  
保定皆名宿方大任以巡關驟遷撫薊亦極力支吾  
而總兵楊肇基率孤軍進三屯城守路將金日觀輩  
亦間復當路塞堡奴二三月後凍解奴馬不甚利其  
四子擁大隊漸次從各口東歸我師不能邀亦不能  
知也涉夏天漸熱其守永平與遵化者真酋不甚多

皆我人白氏賈氏者爲之建翁沃中行之策劫百姓  
僞守耳 上乃決意命東西合勦至五月十三日祖  
帥提遼兵丘禾嘉監之總理馬帥及關帥宋偉亦提  
兵往奮勢奪灤州用西洋砲打死城上人碎其樓殊  
死戰祖帥度悉攻死闔勢必兩傷乃闕其北面之圍  
暫休我師彼勢窘當必宵遁伏兵邀之當路是夜果  
遁明日復灤州祖帥功居最永平酋偵其故遂大殺  
永平人尸塞路亦遁遵化遷安諸縣爲奴守者不三  
日而聞風披靡盡恢復薊督張公鳳翼與楊肇基吳



自勉王威楊麒監川兵者劉可訓乘灤州勝勢如破  
 竹與有功 上喜大賚闔士晉内外文武功勞爵蔭  
 先逮繫失事與援軍無紀律者總督劉策巡撫耿如  
 祀郭之琮總兵張鴻功侯世祿各論斬戍有差繫獄  
 中族諸叛人如賈馬輩磔袁崇煥于市以正其主款  
 通夷開門揖寇之罪誅賞赫然立限督撫完繕當路  
 塞以一中貴人與一御史視工晝夜有程課涉冬邊  
 堅埃設將勇士勵通昌薊密關永等處增設文武重  
 臣陳利兵而誰何庶幾乎怒形而千里竦威振而萬

物伏者微 上英武素定廟勝之冊不及此諸臣敢

佻天爲已力耶 一本從信錄後皆熊司馬青玉堂集

黃太穉策曰讀詩至六月之章云獫狁匪茹整  
 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意謂此夷狄深入  
 內地之始漢文帝後元之六年冬匈奴六萬騎  
 入雲中上郡烽火至達甘泉以唐太宗神武初  
 平内難突厥頡利亦以其年進至渭水便橋之  
 北宋則景德澶淵之役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其  
 在我朝 世宗肅皇帝庚戌虜循潮河川南



下○至○古○北○仍○從○間○道○踰○嶺○潰○墻○入○突○犯○京○師○  
 掠○十○餘○日○遁○去○併○昨○歲○逆○奴○犯○順○輒○蹂○躪○遵○永○  
 良○固○之○間○蓋○自○漢○以○來○凡○五○見○云○盱○衡○論○之○唐○  
 貞○觀○尚○矣○從○六○騎○挺○身○出○徑○詣○渭○西○與○頡○利○隔○  
 水○而○語○遂○以○成○盟○御○如○御○風○還○如○收○電○此○以○人○  
 主○而○躬○總○將○相○之○事○千○載○一○時○者○也○漢○得○良○將○  
 次○之○宋○得○良○相○又○次○之○漢○雖○發○六○將○軍○備○胡○霸○  
 上○棘○門○直○見○戲○耳○獨○一○周○亞○夫○亦○非○著○有○斬○獲○  
 功○會○天○幸○虜○自○遠○塞○故○當○次○唐○若○宋○人○且○以○萬○

乘○之○尊○為○之○孤○注○恭○惡○矣○寇○準○誠○負○社○稷○功○而○  
 所○畫○策○已○不○盡○用○金○繒○歲○幣○遂○為○千○載○禍○端○當○  
 復○次○漢○雖○然○後○之○為○相○有○能○如○準○者○乎○其○為○將○  
 有○如○亞○夫○者○乎○豈○惟○不○能○抑○亦○不○敢○乘○輿○且○至○  
 矣○而○壁○門○不○啓○羽○書○狎○警○矣○而○飲○博○自○如○違○慢○  
 欺○忽○勢○將○操○文○墨○議○其○後○何○功○之○圖○卽○禍○且○不○  
 免○則○非○獨○非○將○相○賢○也○當○時○人○心○近○古○紀○律○明○  
 議○論○省○固○非○後○世○可○幾○者○乎○庚○戌○之○變○相○太○專○  
 將○太○狡○饑○狼○黠○鼠○互○相○影○藉○賴○肅○皇○帝○如○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天之威靈薄言震之而有君無臣故其效遠不逮漢宋然以視今日何如也庚戌緣三衛勾虜今緣束勾奴其嚮導同庚戌虜攻薊伴綴我師而別以精騎出師後今奴亦越寧錦而別從大安龍井入其道徑同偵候不力莫知虜遠近多寡其耳目同入援兵率驕蹇易潰因而肆掠其調度同大司馬得禍諸法吏屢繫請室而別出罪帥于縲紲中其賞罰同所殺傷人畜羸數百萬其劫數同虜既遷延思道莫能一大創之而

徒尾護其出割所餘零級爲功其始末情事無弗同者然曩僅十餘日近則腥羶內地久之矣曩順義懷柔三河昌平川邑村落雖殘未甚也近則名城坐隳幾乎易客爲主矣曩諸道兵聞警疾馳不數日壁城下者遂可得五萬餘而近則爰居爰處甚或委而去之矣曩人心未改近有辨髮解衽見于士紳者矣曩所召募猶近畿諸道六郡良家子也近徵發偏海內矣相去八十載故老尚有存者云事事遠類庚戌事事



遠不逮庚戌所恃 皇謨淵塞 神威雷暢真  
步武 肅皇一時文武諸臣亦非有專如其  
相○彼○如○其○將○故○楊○守○所○之○誅○未○行○而○趙○貞○吉○之  
策○數○進○按○臣○駐○通○之○畧○雅○迫○王○忬○而○農○部○給○餉  
之○敏○亦○復○隄○勝○李○翱○止○此○數○端○差○強○人○意○耳○若  
乃○其○釁○端○既○始○天○時○人○事○之○乖○錯○頗○亦○有○可○論  
者○使○高○臺○堡○不○齎○盜○糧○束○未○必○不○坐○困○使○鋒○臺  
兵○不○汰○明○哨○暗○哨○諸○賞○格○科○條○不○槩○從○裁○削○奴  
未○必○遽○抵○遵○卽○抵○遵○亦○預○有○以○禦○之○不○至○遽○陷

卽陷而朝端亦應疾聞之不致疑存疑陷者數  
日如在夢囈中使關寧將吏初得報卽厚集其  
驍銳驚舉電馳遮擊要害不僅僅以七千人跟  
蹠就道奴未必遽越薊而西使烏帥不擅誅虎  
釋穴罷搏其子奴亦未必不內顧使滿帥不虛  
冒重銜早設一文臣總其師中權後勁勢相倚  
角卽遼人不至自疑奴卽驟衝之未必立敗逮  
奴旣踰薊穴遵使薊密三屯諸帥蚤全心戮力  
潛師邀躡之遵未必不卽復或日驟躡之保無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他虞協樞之覆業見于前車矣是不然夫奴之  
謀○遵○也○不○如○其○謀○永○甚○遵○寡○叛○民○而○永○率○叛○吏  
也○遵○彈○丸○黑○子○而○永○且○跨○有○數○邑○一○州○也○又○遵  
經○焚○燬○之○餘○永○無○恙○也○是○則○復○遵○易○復○永○難○今  
以○涑○河○一○戰○關○兵○遂○易○其○所○難○而○謂○大○將○軍○兵  
符○在○手○蚤○事○驅○除○反○難○其○所○易○者○無○是○理○也○且  
使○諸○帥○果○同○心○戮○力○併○協○樞○未○必○卽○覆○於○戲○禍  
患○之○作○天○之○所○以○開○聖○人○也○天○將○有○以○開○之  
其○勝○負○倚○伏○類○有○出○人○智○力○之○外○者○故○或○多○外

懼○以○興○或○數○勝○也○以○殆○誠○爲○漢○計○與○其○募○南○無  
王○庭○海○內○虛○耗○寧○烽○火○達○甘○泉○焉○可○也○誠○爲○宋  
計○與○其○澶○淵○旣○和○之○後○東○封○西○禪○日○奉○妖○書○而  
告○之○也○寧○夕○夕○告○急○焉○可○也○同○一○突○厥○頡○利○耳  
貞○觀○初○年○刑○白○馬○與○盟○渭○橋○之○上○而○其○後○遂○俘  
送○京○師○未○央○開○宴○躬○自○起○舞○夫○烏○知○其○小○喜○也  
非○所○以○驕○之○耶○烏○知○夫○四○郊○多○壘○之○不○卽○爲○福  
耶○非○姑○嘗○試○之○耶○且○夫○兵○之○爲○道○可○知○而○不○可  
言○可○言○而○不○可○嗜○使○其○君○臣○上○下○常○若○有○好○大



喜功開疆闢土之一念橫其胸中殺機內動  
 氣上騰固亦天地神明所弗福也數年以來  
 皇上實不勝焦勞惓惓以救民水火之中為急  
 詎意有當事之臣詭而中焉得肆為誇張誕謾  
 之談于是乎師以五年為期餉以五百萬為率  
 馬騾料豆衣裝器械費復稱是盡天下之意嚮  
 精力悉驅而歸之復遼兩字而後已 廟堂舍  
 是若無復政刑臺鎖舍是若無復議論外之藩  
 臬守令舍是無所為撫字催科併山林草澤章

縫跼注之流舍是無所為功名富貴其究也馴  
 至兵連禍結民怨神愁遼尺地不可復 畿輔  
 生靈漂血僵屍流離載野而當事之臣卒亦躬  
 罹其禍間嘗以往史徵之自古及今未有人臣  
 好貪功忍殺為天下先而禍不及中者也漢御  
 史大夫晁錯大行王恢其證也夫復遼之名非  
 不見為甚美即我 皇上所為宵旰圖維強兵  
 富國惓惓欲救民水火之心亦非不共見于天  
 下然而兵一動不可復息財一匱不可復生如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火焚林如水決漏蓋亦其勢所必至而矧曩急  
遼茲復急薊遼急不得已罄士馬金錢精銳膏  
血悉輸之遼薊急復安從輸哉世豈有不涸之  
源常儲之螺女者哉茲何時也安酋負固于黔  
滇海寇披猖于閩粵流賊鳴張于關隴蓮妖蠢  
動于青齊椎埋鼓鑄說劍造謠所在生心近中  
州山右之間又復見告畿東數州郡之瘡痍指  
瘡旣未可卒復省直入百萬之加派雜項旣未  
可卒蠲而兼之援卒釋騷京卿四出舊欠新逋

雜然並徵卽有水旱盜賊轉徙流亡之災官不  
敢議題留民不敢希賑恤鳥窮則啄獸窮則攫  
所可爲過計深憂者恐不在薊遼而卽在窮簷  
之內也以愚度之遼自河西抵關外逶迤七百  
里而遙奴明旣脫其地棄以餌我我卽不復彼  
亦不爭遼固無慮也聞奴謀愈狡近復棄其南  
衛東山老寨千餘里而徙築遼陽舊城其地距  
潘家口諸處不五日可至頃犯薊寔循此道是  
則薊之可慮更急于遼抑奴運亦何常之有勇



怯視部落盛衰視畜產去來逆順視中國堅瑕  
奴寔亦無能爲也卽如昨歲者祖帥東歸遺戈  
滿地斯人心震懾之一時也而卒之 明赦驟  
頒旋爭感泣滿帥戰北聚骨成丘斯又人心震  
懾之一時也而卒之在謀中折旋就救寧外有  
強敵臨門之警內有逸酋擾市之驚子夜紛紜  
訛言四起斯又人心震懾之一時也而卒之擒  
獲于俄頃之間旋亦帖然底定于以知 聖主  
恩深 明時福大蠢爾逆氛 天厭之久矣夫

其越闕寧而不知防得永遵而不解守畏通豚  
而不敢攻攻寶抵昌黎而不能下孤軍深入捆  
載潛歸漁色甘淫窮醜恣殺吾以知其無能爲  
也彼傷重創巨固鼠竄非敢再圖卽不然度以  
一丸泥斷塞之足矣故爲今計除修邊牆復臺  
卒激澄將吏簡練援兵構求屯鹽諸寔著急著  
爲所當舉行而此外亟願我 皇上追懲往事  
固結人心慨然明 告天下以休養生息數十  
年然後爲一舉萬全之師是則禦戎上策竟以



漢文帝爲正唐仍次漢宋仍次唐太宗之神武  
不如文帝之恭儉而後之爲臣子者卽其善斷  
如準持重如亞夫終亦不可忘李文靖富韓公  
老成憂國之意逮夫內備旣修兵威旣振事一  
來不可復失則惟靜以俟天時之自至而已矣  
夫以庚戌之橫也不二紀而俺答稱臣稽首納  
貢享五十載清寧之福夷德無極虜運無終茲  
固其天亡之時也○聖明在上愚請置六月之  
歌而嗣廢爲九如以獻



